

旅行便覽

FEB 1944

介紹各地風光
報導旅行實況

第四期要目

- 陽朔記遊
- 烏江阻車記
- 虎口餘生追記
- 風土誌：成都的小吃
- 贛湘記程
- 西行漫記
- 豫省戰時之交通
- 生之歷程（四）



- 盛成
- 謝冰瑩
- 莊澤宣
- 郭祝崧
- 潘泰封
- 楊鏡南
- 沈味之
- 流瑩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八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行

旅行便覽第四期目次

福州記述(上)	盛 威(一)
烏江區車記(續)	謝冰瑩(七)
處口饒生退記	莊澤宣(一三)
貴縣桂平遊蹤	沈 弢(二七)
風土誌：成都的小吃	郭祝崧(三〇)
粵滬記程	潘泰封(三七)
西行漫誌	楊鏡南(四二)
豫省戰時之交通	沈味之(四七)
蘇運義聞	本社資料室(五〇)
生之歷程(四)	流 螢(五七)
湘桂鐵路運輸保險包裹暫行辦法摘要	本社資料室(五三)
各公路車公商運貨汽車附搭旅客辦法	本社資料室(五四)
全國公路里程價目表	(六四)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歐美采風記

此書為沁明女士精心傑構，全文在旅行雜誌連續刊載達四年之久，早已膾炙人口，自有論評。本社為應各地讀者之請，集印單行本。分上中下三巨冊，約於八月底出書。凡預約訂閱者，請先匯寄六十元，出書後即可寄奉。

陽朔記遊(上)

盛·成·

(一)陽朔舟中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歲次庚辰，四月十九日（暮春三月又值庚辰十二日壬辰，雙兩前一日）三辰之辰，由桂林水東門新浮橋，隨廣西省政府翻譯委員會陽朔致祭團，乘24794WF號帆船。船主黃姓，桂林毛村人氏，客貨兼運，可載車萬斤；兩舷有櫓，六人搖之而行。九時去藤堤鎮，并舫溯灘江下駛。九時一刻過象鼻山，早雨初晴，油潤異常，而隸字碑適在此蒼蘿藤葉之崖巖嵌綴之中。山上喇嘛塔，不知建自何時，使我回首故都，并東望江南，揚州瘦西湖五亭橋南，亦有如此一座；更令我追懷到印度的象車。九時二十分，抵下關，例須檢查，留二十分鐘，始再前進。左有雉山，右有穿山。十時下將軍灘，右岸有將軍橋。十時十分過門雞山，門雞之風相習甚久，左傳卽有季郈之雞門，法國北部亦有門雞之風，秦歲時記云寒食之節，城市各門雞走狗爲戲，樂府雜曲歌辭，亦有以門雞名篇者。山腰草木成層，中有棕櫚及刺藤，脚下有巖穴及深潭，水皆黑色；天空雁字或人或一，低飛而下，可見其微黃之長喙與帶青灰色之變翅，今已暮春，寸心當憶雁足而北返矣。舟子掌舵於兩岸楓樟之早雨行。十時二十五分過一灘，十時半過一栗林村落，位左岸。江中有鸚鵡竹筏三四，俗誤稱爲水老鴉，鸚鵡頓喉皆黃，而水老鴉頓之露出都則觀

帶赤色。漁人利用其捕魚之特性，馴養之以代網罟，但以草輪綫套其項部，防得魚吞下。既得魚，即至主人舟旁，吐口中之魚；主人則以豆屑代魚飼之；為食而漁竟以捕魚為業矣！漁筏與竹篾相映，十一時過一柘林，右岸有一柘（？）林，草地之上，水牛黃牛，俯仰來去。十一時又五分鐘過魏家渡，以產荳蔻出名，此間名曰馬蹄，吳名曰地栗，學名為烏芋。寇宗奭分皮厚色黑肉硬而白者為豬，皮薄有光澤色淡紫而軟者為羊蹄。十一時一窺，又過一灘，水流甚急。十一時三十五分鐘柘小墟，十分鐘後，抵白沙江口。江通漣客；江口有穿山，風景宜人，景緻於四頭一望。正午，行過一松林村落，對岸牧場，搜草平舖，有水黃牛二十五頭，二匹放牧其間。十二時零五分過龍門嶺鄉公所，門前有半月形之石壇，壇中有古榕一株，兩幹直垂江上。十二時二十八分，過新砌石堤，為梧州小輪上駛桂林之用，右有小山，山有岩洞及壘島，曾為避匪而設。十二時四十分，船過蝦公灘，舟子前後掌舵，前舵為一長棹，桂江灘多而流急，上灘設絞桶，船夫絞練繩而上；冬季水漲，必須肩抬。下灘必須前後把舵。阮文遠詩云：「水底森然劍戟多，石與水爭激生怒。」夾船不戒偶一觸，立見欹沈亦何遽，逆行雖難何少虞，順水飛流每多誤，不愧為桂江真。十二時三刻又過一柘林，下午一時，過一村落江一灣曲，見黃土平岡，映山紅與薔薇。紅白爭放而相映。一時一刻在過義渡，岸上桐古盛開，一時四十分。船泊大墟。大墟即大銀，黃河及江流域謂之渠，湖南謂之場，此間謂之墟，古謂之務。宋代有市易務，後貨務，為商賈貨物輻輳之市，定日集於此而相交易，既則散去，猶如羣鳥之集於丘墟也。北方與江南皆曰趕集，此間云趕墟。今日之集會猶昔之廟算，因古人謀事必就祖廟，而市在廟後。而走江河及銀演雜技之人名曰趕趁客，游惰於三曲中者曰廟客。此與歐洲之 *Fairs* 及 *Ferries* 相同。其間吹

彈舞拍雜劇雜扮坭丸鼓板投壺花驛，不可指數。不過歐洲已見電燈而中國則仍保守初民形態。此關則較北方更簡耳。此時正逢墟市，三日一集相率登岸，過鎮瀾瀾，太平門上有瑞瀾瀾洲，永安門額爲祥鐘泗水。過明建萬壽橋，上二十二級，下二十三級，橋柱有四石獅，橋下僅一孔，令我回憶蘆溝橋之六百二十七個石獅，形色生動，取象各殊；橋空十有一，石欄一百四十。幸有萬壽橋嶺賣藥人。使我注視他的靈芝仙蕨。所謂靈芝，卽多孔菌之石耳，又名石茸。多年生，產於深山之巖石上。是不出戶之士大夫名之曰靈芝。所謂仙蕨，不過是羊齒植物之一種的地下莖，多年生，產於山野之大樹或幹表皮上。蕨初生無莖，狀如雀足之拳，又如人足之蹶，初生猶如鼈脚；厥中可採澱粉，供食用及糊料。所謂仙者不過山中人謬識大自然而生活其間者耳。橋下有賣魚蝦者，旁有書攤，狀元三字經，傳家寶，鄉塾捷徑，增廣昔賢文，增補五言詩，會元千字文，百家姓皮帖，繡閣鳴言，叢書，桂林有益堂及平樂高科街寶仁堂藏板；與商務印書館印行之藏板書識與復興國語教科書并列其間。我買了一本繡閣鳴言，以一年十二月分爲十二段。正月以茶花開篇，「茶花開來早逢春，媳婦賢良敬大人，保佑壽年百歲，門前大樹好遮陰」十二月以梅花結卷，叫人要做春風和氣人。「君臣和氣安天下，武將和氣定太平，父子和氣家不退，弟兄和氣家不分，世間若有真和氣，自有福祿報你身。」民間文字却保持中國固有道學之精華。從前我覺得忠孝這一套禮教字眼，是爲士大夫而創；歐洲社會的倫常，只有一個愛字。今日我知道「和氣」二字，爲仁義之本，這真是繡閣鳴言一鳴而驚倒文化人了。「一家和氣當錢用，二分和氣好求人，和和氣氣人人愛，朋友和氣交情長。」我花了一毛大洋，買得和氣二字，中國的國寶。大墟居裏有一千八百戶，以產有蠶及豆腐果。新造關帝廟，廟有二石礎，上圓中間陷下八角形，刻有

蝦蟹八物，與八卦八才之說，有關係否！過一住宅，門前斗拱下有木刻畫竹蓋工。下午二時三十分，舟離大墟，四十五分過小河口，右岸有一山，形似浮輪，有峯如燭突，舟子呼爲浮輪山，對岸爲十山。五十七分過洋湖。山下有破廟一所，內似有碑有洞，崖壁黃色，與黃土同，這是中國的本來面目。三時過一尖山，下有洞，如老漁翁之笠狀，三時三十分正過其前。十分過棺材灘，灘旁亦有石堤，過灘時，例須前能導行，某君謂爲「打工夫」。棺材灘以石山多棺材頭而得名，輪摩現現刀斧形；面對翠峯峻嶺。四十五分，舟行於兩岸叢林中，四時過一山崖，崖下有洞，舟整曲而進，抵花溪橋，岸上三五婦女，登烏白樹頂，採子，烏白子皮部有白粉，含脂肪甚多，可供石鹼及蠟燭之用，仁可榨油，供燃料，亦可入藥。但見那廣卵形而環端尖之紅綠枝頭，一雙雙約纏纖玉手在那裏勞動着，生產着，抗戰着。四時十六分至黃泥峽，二十分過完，風甚與前不同，近有一對尖峯，雙峯深處，還有三峯鼎立。來舟上灘，八人被縛，中有小女子，持匍匐而行，可見水流之急。灘之左右亦有新築石堤。四時二十五分過沈香堂，上有碧崖巖，巖南石峯，隔江排立，懸崖峭壁，大好回聲。中峯呈檢葉狀，下有一雙無花果式小竇。江流怒翻，可以沈香漫碧。五時八分過一尖圓山崖，有小瀑布自林中來，滴在崖上再分開，仰觀如龍如鳳旋。十三分又過圓錐形一絕壁。九名常山村，漸入佳境矣。十七分過站灘，六時四十二分過村會灘，距沈香堂五里兩面皆山，一村落位於左岸曰明村，對岸有田，水草五架，皆竹製。歐洲文之 *Orchard* 爲阿刺伯字，我國古名翻車，又名龍官車。據銘略云蜀漢扶風人馮鈞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又有人說是漢靈帝時畢嵐造法以木作長槽，斜置溪岸，槽之兩端設軸，聯綴木板數十，板與槽相貫，軸動使板翻轉，激水上行，以資灌溉。蘇東坡水車詩自注云江浙間人自水車爲龍官車

可見水車爲我國發明。爲後代重學助力器之運轉以及牽動機件作用之祖，我漢代石碓已有之。以竹代木，徽州亦有竹製翻車云。南行轉入小峽，左右石峯，爭奇鬥智。六時五十二分過船公灘，風景如畫。七時正，過蒼藤藤蘿之石壁，下有一洞，七時六分見一已澗之小瀑布。七時半，舟過一礮堡而泊於對岸之草坪鎮。此地爲臨桂與陽朔交界之點。山轉峽爲塢，四面圍繞獨留一村。左岸屬桂而右岸屬陽，草坪屬桂，位於左岸。登岸後，只見晚村風景，荔枝接待行人。夜月灑灑，或隱或現。天閃處，忽見金星，這顆黃昏星，居然來在天空高處，它的光明，它那銀白的光輝，尤其在這陰雲四合恐怖的天，它的白光皎皎，從雲層中出現，真令人可愛，難怪希臘人命名爲愛情星。依行星的大小而論，金星與地球，可說是雙生姊妹。它的直徑，比地球略小；它是我們的小妹妹。大家齊集船頭，在這大自然的夜幕中，你歌我唱，你唱我和；或講一些故事與笑話。夜半始入船就寢。橫三豎四，東倒西歪。夜半雷電交作，風激水波，扣舷如拍，俄而大雨傾盆，水漏危舟，兩位小姐，適在船口，受了無窮的打擊，直至下盡爲止。正在「風雨雞鳴雞續夢」，忽然「一聲霹靂滿江紅」。同舟共濟，格外相親。二十日爲穀雨日癸巳，早五時五十分，舟向陽朔進發，六時經過冠巖，放江一岸，惜舟不停，不得入；但見山頂突崖層出，脚下一洞，西面臨江，水自內出，外與江通。據友人云冬季水小可乘竹排入洞，洞門甚高，洞中又有洞，內更開朗，備鑿石鐘乳。至第三洞時，須仰臥而入；憶昔年余游義大利加撲黎島之翡翠洞，俯匍而入，午天日光浴手成銀色，惜未一觀冠巖之內景耳。但賞其外景，徐謔客云：「門碧煥映，采豔且山」，誠不虛喻。六時九分，又過一金字塔式山下一月牙洞。舟子云：山上有八卦瓶，連老番都拿不到。南粵人呼呼鬼子爲老番，認爲神通廣大。老番拿不到八卦瓶，這也頗有道理。六時一刻

，過二山位西北岸如船人掌狀，一峯純透，下有看虎娘娘廟。舟過揚州時爲三十五分。再前行，遠近三山層疊，皆景爲尖山，近爲平岡，中間爲拳拳；四十四分。經過山下石洞，一松直立，撫之不特。七時下駕爲灘，經過四分鐘始畢，灘匯清濁水，濁水即出黃土層而來者。三十二分，過一村，對岸桐花爭放，三十三分過鑼鼓山，冠巒至此十一里，山之南巖，有水自巖中出，飛一下遂江成懸瀑之勢。左岸有老榕一株。鑼鼓山矗立江邊，羣首四顧，一山前高掛雲間，位在鑼鼓山之西南側。卅八分過鑼鼓山，山峯棋布，自巖迎面而來，冠毛旒旒，披髮翳翳。八時又五分，見一大瀑布，如水卷之透明分枝而再分爲無數葉脚，與余於十年前在鼓里亞安錄支城所見，大同小異。歷山大王見之，如慈母之乳云。瀑布下爲一深潭，八分見一小溪。十六分過楊堤，僅見江上雙鷗自在飛，雙雙飛去復飛回。飛力強，視線銳。常一高處，直撲水中，其飛飛處，卽爲魚族集會之場，故漁人認爲益鳥而保護之。有人說：「我們不如他們！」二十四分過灘，三十六分經浪石灘，灘北爲浪石村，出文人，有盧姓。前清進士；現有盧用和，爲清季孝廉，生有七子，皆卒業於大學；如此山村，地靈自有人傑。五十九分在岸見一小瀑布，三牛從林崖中走出，山道崎嶇，可通騎騎，右岸大小林列，山後有僑人聚居。九時一分江平如鏡，土山屈折而淋漓，松柏排列成行與水灣配成種種幾何式圖畫，此間名浪石，地有油榨一所，土山可造林。十分右岸又見一大瀑布，水洞峭壁直下，其勢洶湧，水沫飛激，遠近好比雙練乍垂。十七分始至其正面但與江通爲一小溝。小溝經過土山，始成瀑布；若能測其水途而利用之，爲白煤，豈不甚善？四十一分過大散灘，四十三分下完，水中有漩渦而流甚急。四十二分三十分，山水引入入勝，有洞有瀑，黃流之瀑也。四十四分始瞥見途中風景至上之畫山，人人爭看九匹馬，某君指松爲馬。過畫山村一名冷水村，有竹篁臨江可入畫，五十五分又過一鴛鴦河，已透見壁上之馬，馬頭俯傲江，後蹄畢肖，另一馬在左，更有形似北美之駿犖，項凹而背凸而腹又突入。五十七分下小散灘。右岸有漁村而畫山橫列江南岸，灘江自北來，至此西折，呈齒狀形，山爲側崖，石質錯雜成章。灘邊交涉後舟子始泊岸，時十點又二分。

烏江阻車記（續）

謝冰瑩

五、希望與失望

昨夜又夢見母親了，而且連六祖母的面孔也很模糊地出現在我的面前，兩晚來，盡與死人爲伍。究竟是好的預兆，還是不幸的現象呢？

自從四月六號的清晨，我離開了可愛的勝兒後，（可憐那天我騙着他說是去買麵包給他吃的，誰知買到現在還沒有回去！）從來沒有夢過他，昨晚忽然也和他見面了，一張黃瘦的小臉，倚在我的懷裏默默地不做聲，連要我抱他去醫院看病，我說：「他會哭的！」

「難道怕他哭就不去看病了嗎？」

連生氣了，我只好抱着孩子走，剛進醫院

的大門，孩子哇的一聲哭起來，把我從夢裏驚醒了。

窗子外面是黑漆一片，青蛙和蟋蟀叫的特別淒慘，我細細地咀嚼夢裏的滋味，我相信，夢是與現實相反的，記得前年暑假我在華山寶柯坪避暑的時候，突然有一天晚上夢見勝兒長得很高很胖，第二早醒來，我把這情景告訴瑤瑤，她說：「夢見他胖，一定是瘦了，該沒有生病呢？」

當時我很不高興，覺得她不應該說這很不吉利的話，但到吃早飯的時候，果然收一連收到三封快信，遠和三嫂都告訴我勝兒瘦了！於是我飯也不吃就立刻收拾行李下山連夜趕回西安，果然孩子已瘦得不成樣子了，那次他害的

是癩疾。

根據那次的經驗，昨夜의 夢，是證明他現在很健康，上帝，如果有什麼災難和病痛，請通通降在我的身上吧，願你保佑我的勝兒永遠平安。

✧ ✧ ✧

大概是十點半鐘的時候，李司機跑來告訴我一個很高興的消息：「也許十二點我們可以通車，你先把行李收拾好等着吧！」

我和惠蘭都喜的直跳，連忙收拾東西，再轉再三囑咐李司機：

「千萬要隨時通知我，如果我們去食堂吃飯去了，請叫一聲。」

於是十一點鐘提前把午飯吃了，跑去車站打聽消息，李司機沒精打采的倚在車頭正和另一位司機談話，旁邊一位中年婦人蹲在地上舖補一床破油布——那是我們車上的。

「有開車的希望嗎？」我懷着滿腔熱望問

「沒有！車是可以開的，但第一批是先開軍車，聽說路基還沒有十分修好，擺渡的人也沒有找到這麼多，我們也許今天走不成了。」

李司機望着我苦笑了一聲，接着又問：

「你去到那山崩的地點看過嗎？」

「看過的。」

「寫了文章沒有？」

「寫了一點，已經寄給旅行便覽了。」

「幾時可以登出來呢？」

「最快也得下個月吧。」

另一位司機很奇怪地把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着，李司機又笑着說：

「沒有關係，你多停一天，不過多寫一篇

文章而已，有什麼要緊。」

「我寧可不要文章，我希望立刻走。」

帶着失望跑去車站辦公室去打聽消息，王

先生告訴我，只有兩部客車可以對調開行，所

有貨車要候明天再說。

天！早知如此，我悔不該坐貨車的，原來還是愈發的好意，她說坐客車既擠又慢，不如搭貨車舒服，因為一來可以坐司機的位置，二來貨車是燒酒精，至多兩天半可以到海棠溪，過着這「歸心似箭」的人自然很高興地接受了她的好意，誰知到現在，眼看着昨今兩天都看客車開去開來，而我們竟整天枯坐在烏江招待所搖頭嘆氣，看着人家眉飛色舞地坐在汽車裏奔向他們的目的地，我的心真要爆炸了！

「烏江館子裏沒有魚，也沒有鷄子，只有些零落的肉掛在那裏做招牌，再不通早，恐怕連小菜都沒有吃的了。」

一個操着江蘇口音的客人這麼自言自語，我暗暗地擔心，再過幾天還不能通車，我的旅費用完了，怎麼辦呢？……

天。又在下雨了，每一聲雨點好像都打在我的心坎上一級難受。（六月十五日正午）

六、又是一個打擊

聽到今天沒有車開的希望，於是索性蒙起被窩來睡，正在迷迷糊糊的時候，突然一陣緊急的打門聲把我驚醒：

「快去，快去！要開車了！」

這是李司機急促的聲音。

這一聲非同小可，我們連忙把小行李提起來就跑，房錢是早就付過了的，叫茶房找了位工友來挑行李，搬上車之後，我們又在車站對面的小茶館裏候了半小時才被車子載到江邊，今天的過渡是按照號碼來的，誰也不得搶先，我們的車子是廿四號，眼看着只兼兩輛就輪到我們了，李司機要我們先過江跑到對門那邊小山坡上去等，我們自然很高興地去了。

江面雖然放着四隻渡船，却只有兩隻能用，而這兩隻也是破爛不堪，每渡一次江，必得有五六個人潑水，否則隨時有沉下去的危險。

江阻車記

擺渡的人也太多了，一只船上只有二十幾個人，怪不得一輛車要經過四五十分鐘才過渡，我坐在山坡上眼望着他們那種笨手笨脚用盡力大嚨大叫的情景，真是又着急又好笑。

突然有一輛載得過重的軍用車開上船了，我計算一下，這是第二十二號，第二次就要渡二十三和二十四號，那麼最多再候一個鐘頭，我們可以開到山頂上去欣賞烏江的遠景了。

「噍噍」一聲，汽笛斷了跳板，於是司機知道闖下了禍迅速地把車子開上坡，指揮輪渡的那位先生說：

「今天不開了，還得臨時做跳板，旅客們回去吧！」

這一下，等於宣佈了我的死刑，我呆呆地望着他，很久很久，才道在他的背後說：

「先生，先生，請向你看，那邊不是還有兩塊跳板嗎？爲什麼不可以等那邊的汽車上了船，再把板子帶上船，然後再放到這邊，再渡這

邊的船。」

「那太麻煩了，反正天不早了，明天早晨再渡，有什麼關係呢？——這話也不同，很不高興地回答我。」

我們只得隨着他跳上了一隻小划子，水打濕了我們的雙腳，還差一點摔了個筋斗，劃岸時，我順手給了划船的一元，他咕哩咕嚕地罵道：

「兩個人一塊錢，太不成話了！」

其實所有同船的多個男人，一毛錢也不給，他反而笑嘻嘻地送他們上岸，我不管他爲什麼單找我們要錢？

回到江邊，李司機氣喘吁吁都昏了。

「丟那媽，今天又走不成了，你趕快把行李找人家回去吧，我今天就睡在江邊了，車子不再開回去。」

「我的行李可以留在車上嗎？」我帶着窮求他的語氣。

「不行，我不負責任的！」

我已經氣的一步也走不動了，只好叫惠蘭去招待所定房間，同時找一個挑夫來搬行李。

半小時後，又回到招待所了，還算幸運，我們住的那間雖然被人家佔去了，但茶房另外替我找到了一間。

今晚我失眠了，想到明天不知要什麼時候才能把跳板做好，想到他們爲什麼平時不多預備幾塊？爲什麼要怕麻煩。

（六月十五日夜於菜油燈下）

七、再會吧，烏江！

一夜沒有睡好，不等天亮，我便起來了，稀飯也無心吃，就押行李叫人送下車，還好，對面河邊已有許多工人搬運新跳板了，究竟人力是偉大的，我這時只有佩服他們，再也不敢埋怨了。

六點，我們渡過江，修路的工人都站在兩

邊讓我們的車子開過，路是太壞了，鋪的石子高低不平，車子駛在上面，如同海船在狂風亂濤裏翻騰，這樣的路最容易磨壞車胎，但有什麼辦法呢？誰都急着要趕路，也顧不到地平不平了。

一路來都很順利，到了「婁山關」，看到那一四兩重鐵，黔北鎖鑰」八個大字，令人想到的確是名不虛傳，這兒駐紮有守關的隊伍，從山頂上往下望，兩邊都是重重疊疊的高山，好像屏風一般對峙着，一條蜿蜒曲折的黃帶，靜靜地躺在山坳裏，有一羣羣像螞蟻似的人羣在蠕動着，那是我們英勇的隊伍正向××地開拔，車子很快地駛進了他們的身邊，每個人都用羨慕的眼光望着我們，我看到他們那種走得氣喘喘地，滿臉流汗的情景，已不得突然前面開來幾百輛汽車把他們都載了去。

車到遵義，還只有九點多鐘，司機和另外幾個客人吃飯去了，我和惠蘭只吃了十個包子

喝了一壺茶，一共才花了十六元，可說最爲
濟了。

我買了十兩白木耳，最好才三十五元一
兩，但別人買的都花了四十二元，而且有買好
幾斤的，真上了大當，有一位到成都去受調的
廣東莫先生埋怨我說：

「爲什麼你早不告訴我？」

「你並沒有告訴我買白木耳呀！」

他這才啞口無言。

★ ★ ★

好像命運之神故意在播弄我似的，只差六
公里就到桐梓了，車胎突然破了一個，幸而李
司教的技術很好，他于平安地開到了桐梓。

「今天走不成了，你們去找旅館吧。」

我們只好又把行李搬下來，本來至少今晚
可以趕到松坎的，如今只得在桐梓住下。

在車旁邊新成立的招待所找到了一〇二號
房間，這裏的設備非常齊備，窗明几淨，光線

充足，空氣流通，我非常高興，又回到我的旅
途中底「家」來了。

我去找馬適斌先生，他沒有在，不久他就
來找我了，彼此一見如故，談的非常痛快，晚
上還在老招待所坐了三個鐘頭，回來遇着一位剛
從重慶來的司機說，吊絲岩今天近午又崩下了
一塊大岩石，有三四丈那麼寬，他過來時危險
極了，客人都下來步行，只讓空車開過，都隨
時有滾下山去的危險，現在已有好幾十人在搶
修，明天能否過車子還是問題。

天！爲什麼我們的命運這麼壞呢？如果昨
天下午渡過了烏江，今天十二點前過了吊絲岩
不就什麼問題都沒有嗎？

但我又想到，幸而車胎破了，如果沒有破
，我們正在黃昏時候開到吊絲岩，既不能前進
，只好後退，那時招待所房間也沒有了，天又
下着雨，一定是狼狽不堪的。

我應該很高興，因爲在這裏我完成了一篇
「庚白」一篇短文，決定明天寄給燕子。（續完）

六月十六夜於桐梓招待所

虎口餘生追記

莊澤宣

上了一個大當

太平洋戰事發生的前夕嶺南大學同事黃錫凌先生和曾小姐訂婚，假包令留教授（Prof. H. E. Brownell）府上舉行茶會。中西士女，濟濟一堂，雖然偶而還談到「太平洋戰事會發生吧？」這一個問題，似乎緊張的空氣已經鬆弛下去；因為前兩天美國駐港領事還對人發表談話說：「半年之內日美決不會發生戰事，因為日本不敢打，美國還沒有準備好，」這個時候日本的親善特使來滬，是否已經飛抵華盛頓把僵局打開了嗎？誰知道第二天一大早日本在太平洋各地同時進攻。當日本飛機炸九龍機場

的時候，大家還以為是防空演習。據說在上午九時飛機炸過後，有一位住在香港的中國外交家，打電話問住在九龍半島酒店的一位外賓老看宿：「怎麼樣，打起來了嗎？」後者冷靜的答道：「不過是演習。」前者着急的問：「演習怎麼小鋼砲都打起來了呢？」「現在是小砲演習，下午還有大砲演習，」仍然是平靜的答覆。

其實不但我們小百姓毫無準備，連英美軍事當局都上了日本的大當。以為日本至多只能咆哮示威而不敢對英美公然作戰，所以只委外加強。內絕小患。日本即可就範。那裏會料到日本集中了海空軍的力量和一部份精銳陸軍，突然的向上海租界，香港，夏威夷，馬來亞

等地同時進攻呢？調到香港的加拿大兵，登陸還不過一個月，人地生疏，語言不通，路還摸不到，作戰經驗更談不上。一點對抗的力量都沒有。而日本人却處心積慮，預先下了一番調查工夫，連一口井，一棵樹，都劃在地圖上，可以按圖索驥。對比一下誰勝誰負一目了然。可是九龍只守了三天，香港也不過守了十七天，未免太說不過去；並且有人說在九龍前線打勝仗的，還是被英方軟禁的中國數百孤軍，不然日軍簡直可以長驅直入的開到尖沙嘴。

我個人上當也不小，本來在三月間託人運到澳門去的三口衣箱，因為天氣漸寒，同時A B C D 陣線傳出後，以為日本決不會替贖的，剛在戰事發生前不久運回香港。在戰事發生的早晨，我的少女還照常扶了書包坐公共車去上課，回來的時候街上已經發生騷動。許多人不能相信真是演習了。那時候因為妻病劇，醫藥費花去了不少，尙未復元，存在家裏的錢很少，

可是想去香港取錢，已無法飛渡了。

從八號起，香港出版的報紙已不容易送到九龍來。市面謠言紛紛，莫明真相。我們住在九龍塘的人，消息十分隔膜。不過在事前聽說英國已派了一支艦隊到新加坡，又有八千（？）加拿大兵開到九龍。想來還不致一敗塗地。但是到了九號，消息似乎不大好，我們想過海到香港去看看，非有派司搭不到船。炮聲又近了幾。十號聽說日軍已經到了沙田，這隔我們住的九龍塘祇有幾里路，火車只要穿過一個山洞便到。當天我們再想法子過海，可是一場莫展，到了晚上砲聲更近，我們想非走不可。那時候費伯鴻先生已逝世，不過他的眷屬還住在鄰街，打電話去問，伯鴻夫人及公子等已搬到九龍城去了。幸而汽車還在，我們一面檢點東西，一面叫汽車於天未亮時開來，但是一部小汽車又要坐五六個人，又要裝行李，那裏裝了多少。

汽車開於路上已經看不見警察，到了海邊轉找魚船過海。價錢很貴而且不能包上岸。據說英兵看見要開槍。旁邊有一對夫婦說：已經有人上當折回來。我們想這僞險，不待。不待已開車到尖沙嘴一個熟悉的餐館裏再想法子坐輪渡過海吧。那知從此就難民呢？

做了兩個月難民

在這間餐館裏坐了一天，想盡種種方法無從過海。幸而娶有一位世交住在隔鄰的樓上，當晚到那裏去過夜。十一號起來便看見英兵印警以至於防空志願人員，一批一批的撤退到香港去。在這極度緊張的半夜，日軍便開進了九龍市區。大約在十二號早上二時，我們聽見馬蹄聲和異樣的說話聲，有人說是日本兵，有人說是高麗兵，也有人說是東北僞軍，反正是敵人已到了橋門口。同時還聽見拍門聲，打碎玻璃聲，抄兩聲，抄貨聲，抄人聲……

第二天香港方面的砲彈打過來了，九龍方面的也飛過去。我們的頭上祇聽見——嗒，原來我們是處在敵人的前線，變成英兵的目標了。我們躲在屋內，幸虧我們的友人存了些麵包牛油。甚至於牛奶糖酒。但是誰也沒有心思好好吃東西。傍晚的時候，好幾個榴彈落在我們的住所的附近，有一枚竟炸中隔鄰的屋頂，轟然一聲，天崩地裂。兩座房子轟然相連，中的是四樓，我們住的是二樓，總算沒有波及。可是躲在閣樓下的敵軍竟爬上二樓，打我們的門，我們不敢不開，只好讓他們進來。一位先生看見我的羊毛背心老實不客氣的穿上身去。其餘四五人坐下抽煙，其中一個能操粵語，不知是僞軍還是以前到過廣東的日商。砲聲聲停，總算都下去了。

過了幾天有一位武裝敵人又來打門，開門後他說要借「古毛巾」，我們莫明其妙。拿一條毛巾給他，他不要而做了一個怪相。我

們拿出一條舊氈子，他欣然取去，三天後他居然又把氈子送回，而且始終沒有踏入門檻。雖不失信，但日軍的給養情形也可不言而喻。還有一次給位八哥抄查了我們的樓下和三四樓，居然沒有騷擾我們。

又過了幾天（那時還不得日子）又有一位武裝敵人來打門，他說他們的海軍司令部要借用我們的屋子。後來餐館的經理告訴我們他姓鶴田，以前不久就住在這屋子的隔壁，在戰前數日才撤退。他對於周圍情形很熟悉，自稱為「海軍通譯」。我們不得已搬到餐館裏唯一的雅座室內去住。餐館在戰事起後即停業，存了一些米麵罐頭，一時還不致於絕糧。

在港九對戰的十幾天中，我們不但在砲火下過日子，九龍的治安也很壞，據說我們這一區是在海軍統治之下，比較算好一點，再過些時連餐館也被徵用，敵人硬叫我們搬入三樓一所西人住所中去。（原住的西人早已過香港去了

）那時逃難到餐館的人總計已有二三十個在還寓所中，我們攤起地舖，變成十足的難民收容所。起初餐館中人回去拿東西還方便，後來出入就不大自由。餐館則存貨除了一部份搬上樓的以外漸漸被敵人啓用。不過他們的飲食是營養相當豐富的，常常燒雞隻牛羊。所吃的米也是自己帶來的，質地介乎粘糯之間，很耐耐飢。這也許是供軍官們吃的，似乎有點科學研究的基礎。

耶穌聖誕節的前兩晚，海上常有密接的機關槍聲，我們知道敵人正在設法偷渡。據說英兵在沿海一帶。每一街口都有機關槍位，敵人要登陸也很容易犧牲的，但是過了兩天聽傳敵人居然在七姊妹游泳場左右登陸成功，大概那裏英兵比較少一點。甚至有人說敵人不是用機甲艇而是潛水道的。總之到了二十五日，一切的鋼鐵都沉沒了。我們知道香港的英軍終於被迫投降！有人說我們的軍隊已經趕到敵人的

後方，祇須英軍能再守三天便可以前後夾攻。也有人說惟其如此，英軍才向敵人屈服。據我估英計人確是無法再守。本來放棄九龍是英人戰略上的大錯。事前九龍方面雖也有防禦工事，比之香港方面差得多。以防空洞而論九龍方面就少得很。大概英人以爲放棄九龍可以縮短防線，死守香港，殊不知港九一衣帶水，九龍失後。如何能守得住香港呢？

香港未失陷之前九龍已有維持會出現，但是敵人本願有統一的組織。香港失後九龍方面分區設立區公所，唯一的工作是分配糧食。代價很高而每人每次所得很少，領的時間却化得很大。我們雖則派了幾個伙計去領，但因尚有存糧，沒有去去理會。香港失後九龍方面的敵人還派調過去，交通比較的好一點，不久公共汽車也恢復了兩路，可是車少人多，乘搭不易。我步行到九龍塘去打聽，知道我們的住所已被敵軍佔用。戰前軍用模型飛機賽的空地已

成爲牧場場了。我有一位同事因爲親戚中有會日本話的，總算住所未被佔用。我的工人被日軍趕出後，因爲不知我們的下落，便跑到這位同事那裏去。同時帶了些棉襖和舊衣服出來，我找來了他們以後才有被用。

一月中旬港九輪渡一部份復航，但非有軍部的通行證買不到票，同時僑慶東大學方面屢託人來叫我到廣州去，並且說可以代我去住所中取去書物，免費供給我乘坐大木船進珠江。最後林校長親自造訪，說了許多客套話：住在九龍糧食既成問題，治安又不好，到廣州赴在和平政府統治之下，——祇要搬去住，教書與否隨便。——我僞託病及妻家略有生意在港，支吾其詞的推延，他居然拿出一張七天有效的通行證送給我，我正想到香港去看看，也就不得不接受了他的好意。

我過海的目的便是想法子離開香港，在這混亂狀態之下要辦到這件事頗爲不易。第一

是沒有錢。我本沒有存款在銀行，即有亦拿不出來。因為妻病又化去了許多錢，僅有一些小款早在戰事發生後的半個月中用光了。過海去打聽打聽，看學校有沒有辦法。聽說戰事在未發生前一兩天，校董會曾開會決議，萬一有戰事，每位同事可領薪二月，可是在港九砲戰時，銀行的小鈔票已發完，學校取來的大鈔票又無法分，所以在香港方面的同事已無辦法，九龍方面的更無從接濟。戰事終了後學校負責人已找不到，即始找到也無法向銀行提款發薪。第二是離港的交通工作。在九港方面雖有人說可以坐漁船到澳門去，但是非常危險。日軍的巡邏與海盜劫掠，都是談虎色變的。

去了香港兩次，每次上下輪渡亦起蛇字陣非一兩點鐘通不過。結果是一無辦法。不過許多同事勸我先去澳門，說可以在澳門復校。同到九龍再想法子，後來借到一筆小款，同時聽說日人將派輪走港澳線。我們決定過海

乘輪赴澳。在這個時候港九糧食問題日趨嚴重，敵人也願意大家疏散。據說作戰時港政府預存米八十萬包，（每包一百七十斤左右）在十二月八日到二十日止發售以及作塞海之用花去半數，敵人佔領後將三十萬包運走，以致糧食大成問題。我們在一月二十五日約定了一般朋友分批搬到香港去，幸而那時不需通過證可以搭到輪渡。

我們為上船便利起見，一直搬到輪船碼頭對面的東山酒店去。這碼頭原為英人產業已被敵強佔。可是一打聽因為人多船少，如要買船票非在碼頭上排隊等候三四天不可。天寒地凍，拖兒帶女，這是不可能的。不得已出黑錢運動奇碼類的人，准我們在天沒亮混進碼頭，儘先買票。不幸第一次進去後因為碼頭中人分贓不均，經過三小時又把我們趕出來。第二天我們不敢再嘗試，到了第三天白旅館中人講好了再進去，總算搭到了一隻幾百噸的貨輪大龍丸

。人和行李擠得滿滿的，本沒有房間祇好各人蹲在船舷旁邊，十分危險。幸而遇到一位水夫長是天津人，和他打上幾句天津腔，居然認爲老鄉，讓我們到他房間裏去起坐。

當日（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到了澳門。我因原爲嶺南分校的校董，而且知道正放寒假，便老羞面皮把行李一直運到李望洋校舍裏去，於是結束了將近兩個月在港九的難民生活。可是到澳時已幾乎莫名其妙，幸得何校長的招待，叫廚房開飯，把空房間打掃出來給我們住。這校舍原爲西人別墅，環境非常優美，把憔悴的身體放下來暫作休息。

唱了一齣空城妙計

我雖然平安到了澳門，但是責任很大，許多在港九飢餓線上掙扎的同事，希望我在澳門復校，以便維持青年學業與同人生活。我以前雖然到過澳門，都是匆匆遊覽一下，連夜都沒

有住過。人地生疏再加囊空如洗，這齣戲真不容易唱起來。

抵澳次日即偕何校長去訪多年老友，又是嶺南校友的廖校長。她所辦的協和女中也是從廣州先搬到台山公益埠再搬到澳門的。聽見我們的苦况十分同情願盡力幫忙。剛巧協和有一間宿舍尙未滿期而想退租，我一看還可用，馬上決定接租。

第三天我請何校長召集分校校董會，把復校的計劃向他們報告後，大家討論的結果，認爲大學部與協和澳門當局有所接洽，此時掛招牌恐易引起旁人注意。敵人在澳是有相當勢力的。不如把分校加設高中部，來作掩護，暗設大學部，可是在經費及行政上分校不敢負任何責任。我於是用校友會名義在報上登載廣告：凡到澳同學可向幾處地方登記以招引同事同學。一面在分校招生廣告內加招高中學生。好在廣告由分校送上去登。可以事後收費。在半個

月里大學及高中部居然各有六七十人報到。於是決定向協和及執信借用校具，先辦高中部。到二月尾開課的時候高中的學生已近百人。分為三班，由十幾位同事分任功課，其中大約大中學的各佔一半。大家商定量入為出。就所收學雜費除少許行政用款外，按月分配於同事，為生活費。因為陸續到澳的同事多，以致每人鐘點較少，可是我們抱着有飯吃飯有粥吃粥的方針，對於飢餓線上掙扎的同事，是來者不拒的，結果每人每月分得八十港幣。這在不出房租家庭簡單的同事是可以勉強維持的，我雖住在校內不出房租，以人口較多，每月不足之數仍須多方借貸。幸有在澳任事的中山大學舊同事舊同學，紛紛接濟，集少成多，也就敷衍下去。

一面因在澳門與內地通信較便，並且可以託人帶電信到廣州灣去發，不經敵人檢查。我便與許多香信斷絕的內地朋友通消息。在三月

間我部派往香港四團等也到了澳門。大家商量如何使由港到澳教育界同人安全內來。我自己因人口多和責任重，直到六月初才有辦法。但是走那一條路內來最經濟而安全，頗成問題，多方打聽沒有法子可以找到又經濟又安全的路，而且任何路的旅費數目和安全程度是無人可以担保的。最困難的是如何不經敵人的封鎖線和檢查。

做了一回豬仔

由澳門反國最貴的路線是經廣州灣內來。這要由澳門先搭日輪到廣州灣。其中最好的船是以前走省港線的白銀丸，那原是由游艇改的，走起來頗為異常。船票却很貴，好的艙位非百元港幣一人不辦，而且船由香港開來，常常已經載得滿滿的。至於手續之麻煩自不待言，其餘的船更壞，最便宜的路線是由澳門到廣州再由廣州乘粵漢或廣三路火車到敵人最疏練，

偷渡過北江或西江入自由區，這條路相當危險。第一經廣州和乘火車時盤查得很嚴，說話一不小心便被扣留，況且我已爲廣東大學所注目，恐怕到了廣州便走不出來。此外還可由澳門到石岐經江門入內地。澳岐車既無座位，車票又不易買，驗糞，打針，領良民證——等等，同時還要向敵人鞠九十度躬。經過江門時許多行李裏的東西經檢查時，便爲敵人或漢奸明搶了去。並且還有藉驗疫之名，關在一個地方三天三夜之說。

最後我們決定由澳門直航台山都斛。都斛是最近澳門的一個自由海口，但在平時因有其他交通線的便利，它的地位絕不重要，可是太平洋戰事爆發後變成國際運輸的要道。突然的繁榮起來。從澳門到都斛比之到香港還近。不過向無航線。自香港失陷後有許多怕被敵人注意的同胞，冒險坐漁船從香港直航到都斛去。澳門也有漁船開往都斛，但是需時兩天以上，

而且大海中一葉扁舟也有隨波逐流的危險。何況還要偷越過敵人在澳門港外的警戒，屯駐在南北水掛汪精衛杏黃三角旗的「南支陸戰隊」和盤據在北水與都斛間幫派紛歧的海盜！

不過除了漁船之外。還有一些叫做「電扒」的小汽船。講得好聽些他們是維持國際路綫的近代交通工具，講得不好聽些是替敵人走私的船。他們的燃料非經敵人允許是買不到的，而他們對敵人的義務是運鎊砂。說起鎊砂真害了不少人，也使許多人發了財。二三十年前大庾嶺一帶沒有人要的亂石，不值一錢的荒山，在中日戰爭前已爲人重視，開出來原始鎊砂已值一百幾十塊錢一担，抗戰以來，價格飛漲，在中國自己還沒有方法提煉以前，唯一出路是買給外人。在沿海各海口未封鎖前，運到英美去的頗不少。自沿海淪陷後，即使運往英美也要經過敵人之手。都斛的繁榮可說是受鎊砂之賜。這些電扒輸出的貨物以此爲主，兼及糧食

藥物。輸入呢？雖有些棉紗洋貨，甚至於汽油，到底貨物不多，可以帶些人和行李。不過他們的開行既無定期，又無碼頭，船票也無定價，更無所謂買票的地方。最初每次航行，帶的人和行李很少，搭客當作伙伴，遇到了敵人，還沒有什麼麻煩，後來人數漸多，敵人盤查頗嚴，聽說有不少人趕回澳門的。

這些電訊中最大的一隻叫做「大風」。其中的股東有不少是在澳門作寓公的小政客，經我同地方當局接洽，特約定把由港逃澳的文化黨政工作人員載入內地。承他們的慷慨，一概不收船費。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弄到一個條子，准我們搭船。七月初約定了一天上船，在前一日先把大件行李交到一個辦事處。我們在第二天沒有天亮，趕到預定的碼頭，可是上的不是電訊而是大駁船。船上擠滿了人和小件行李。天亮後仍不見動靜。直到九點多鐘駁船才開行，開到海中間一段路以後，把我們和

行李駁入電訊。大件行李已塞滿了船底和船面一部份，再加上一二百人和小件行李，擠得水洩不通。電訊開行不久，還未出口，已遇小風浪，水打到船面上來。舵手不肯再開，恐怕駕御不了。船停下後派人到公司去商量，結果經理親自到船上來，說明如此開行，或有翻船的危險，央求我們回岸，同時担保三天內船開回來接我們，在船底的行李先給我們運去。我們想能搭此船，本屬人情，現在人既太多，勉強要搭，也說不過去，不得已坐小船折回澳門。

回到澳門，過了十天「大風」一點消息也沒有。天天到公司去問，公司總說是明天開回來，叫大家準備。十天後我們感到不是辦法，再訪問其他電訊，居然有一位同事找到一隻小的。經接洽之後，我們每人以港幣四十元的代價取得搭乘權利。大件行李每件另收費十元。幸而我們的已被「大風」帶去。於是又在一天黎明上駁船，直到中午開出去上電訊。但是

這隻電氣小艇多，船面更窄，船主饒君叫我們坐到船底去。搭客也不少，各人促膝席地而坐，連帶來的小包也不能放在身邊。熱水瓶子遠一點的也拿不到。幸虧天氣很好。船開後水波不興，從天窗中吹下來的徐風還不致使我們窒息。然而一坐八小時，忍飢挨餓，空氣漸濁，終於有人嘔吐，過路環時有人送了些武器到船上，這些武器在半路還試放了幾響，是示威？還是暗號？不得而知。在夕陽西下後的不久，總算平安到達都斛的海外。不幸正遇着潮退的時候，船離岸很遠，已拋了錨。我們在船底蜷伏了大半天，船一停便爬上船面來，飽吸新鮮空氣，心神爲之一振。可是暮色已籠罩在大地上，船面很窄，想在船上過夜是不可能。何況一天沒有吃飯，飢腸轆轆，在那裏不答應呢！有人說可以雇艇趕到麥村過夜，我們就化了大價錢雇了小艇跟住走。潮退的很急，舟行半里便時感飄蕩，但是離岸還很遠，小船上的船

夫勸我們到他們的大漁船上過夜，並且可以賞飯給我們吃，不過只有冬瓜可以下飯，而且連吃飯帶過夜要一百大洋。我們沒有辦法只好依從，在一鈞新月滿天星斗的晚上。我們飽吃了一頓以後，便露宿在一隻大漁船的船面。海風吹到身上，雖覺有點寒冷，但是大家非常高興，因爲我們已安全的投入祖國的懷抱了。

溫了一遍水滸

次晨天未明，船夫便催我們起來，爲的他們要趕潮打漁，接送客人不過是他們的副業。他們再把小船送我們上岸，舟行又半里到了一個隨口，有村人把守，必須換當地的船方可再進，索價每人二十五元。這種船很長，有點像端午時節的龍舟。再走一刻鐘到了麥村，由麥村步行約行二十分鐘才到都斛墟。這個新繁榮的碼頭，居然有馬路，有騎樓，也有茶館酒樓，可是五方雜處，許多水滸傳上的人物一一呈

於目前。我們一行十七人——吳重翰教授，許靜娟，秀娟姊妹，黃友蓮小姐，蘇道榮先生夫婦及四兒女，和他們的工人阿清，還有我們六人約定住在都斛最大的旅店——同安酒店，設法同上肇慶。

是年警察所所長來訪，因為我事前寫信給省府秘書長鄭彥棻先生，請他通知沿途各縣長。所長先生說已經訪問了我許多天了。不錯我還是乘「大風」來，早已到了。我便託他設法取出「大風」帶來的行李，要不是他，沒有人介紹幾乎取不到。但是取出來一看，許多行李都打濕了。有些衣服都發了霉。又承他的美意代雇夫役，因為是農忙的時候，再加大雨之後，沒有人願去台城。在都斛就擱了三天，我們雇了十一頂轎子，十七担挑夫。加上兩名警察，一字長蛇的向斗山出發，這使我想起生長綱的故事。十時到斗山，小憩，警察換了班，少數的轎子被轎夫出賣後，再向冲箕前進。冲箕

是台山一個大圩，也是海外華僑故居的集中點，墟之中心有大茶樓，稱為東南大酒店，樓高三層，我們分三大桌大飲其廣東茶，會帳的時候竟打破二百元大關。

傍晚到台城，我們直入培英分校，因為校長徐浩然先生是嶺南校友，也是吳蘇兩先生的至友。校中又正放暑假。我們住在那裏，一方面接洽夫役，一方面洗滌衣服，承徐校長的招待，我們幾乎不想再走了。台山的縣府是全國各縣中最宏偉的一個，許多省府的建築都不及它。縣長陳燦章先生是一位相當精明強幹的人物，我譽他站在國防的最前線。他也堅留我們多住幾天。可是過了三天，我們決意重上征途。得我的學生台師校長李青斗君連夜雇舟。次早親送河干。我們於是向三埠進發。三埠是台山的新邑，新會的荻海，和開平的長沙鼎足而成的。形勢有如武漢三鎮的雛形。而戰後的繁榮也是出人意料的。因為人貨由廣東淪陷區經

任何路線到自由區，這裏是必經的。專員李壽夫先生親到船上來，請去吃飯。我還和吳教授合買了一疋百尺長的台山夏布。據說這些布是台山女子從小開始紡織到嫁時陪嫁用的，向不出買，現在經濟窘迫，許多鄉人不得不攜到市面上來兜售。我們在台城已經看見公務人員穿的中山裝，便是用這種布製成的。

在三埠住在船上，過了一夜直發開平，半後一時便到。吃了飯進城找林縣長，他出巡去了，遇着一位陸秘書，原來是中山附小的校長，立允設法找夫役派警察，由開平到肇慶原有一條路，但每條路經過各縣交界的山頭，常有搶劫的事發生。比較起來經田村最近，不過一月的會發生劫案，現在雖已派兵沿途往來，不敢担保一定平安。他派了四名精壯縣兵護送，我們方成行，經過各縣交界的山頭時，常見路上豎一面三角旗，旗竿下掛一個小簍子。收買路錢，美其名曰保護費。是晚宿田村，我們次

到一間新開的旅店原是當地的祠堂。當晚月色如畫，我們飽餐後酣然入夢。

次早起程向肇慶對岸的新橋進發，不幸未抵新橋爲水所阻，又要雇艇擺渡。到了新橋雖在縣兵監護之下，夫役們爲爭酒資，幾乎和吳教授打起架來。於是連夜以高價雇船離新橋，當晚在肇慶對岸的小港裏過夜。不幸船夫從沒有過過「海」，又因爲常有空襲，次早遲遲不敢到肇慶去，直到午後才開船過去。我們到達後決定把行李安置在肇慶大酒店，那時正在大水之後，沿江各街道全浸在水中，我們聽說上游水急，梧州桂平的船很不容易逆水行舟。我們接受了專員王稚莊先生的勸告，暫住數天再說。王專員在公署圖書館裏請我們吃飯，遠望七星巒如畫，可惜水淹了路，不能去一遊。

三天後水退了些，王專員替我們定了艙位，派人送我們上船，還借給我們旅費，我們當天下午上了肇梧渡，結束了我們江湖式的行

程。

試算一年血賬

這次在港因爲倉卒離開住所，祇帶了幾個包袱知小手提箱出來，後來工人拿了些棉被和舊衣送給我們，物質上重大的損失約如下列：

書籍雜誌全部約值萬元；

絲棉被羊毛衫多件；

中國皮袍五件，

西裝三套，

大衣兩件

女貂皮大衣一件（約值萬元），

廚房用具全套，

其他雜物用具不計

上面的皮衣都是祖遺之物，大爲痛心。想

起杭州的損失：

祖傳善本書二十箱，

皮袍又五件，

男狐皮大衣一件，

自置書籍雜誌約值二萬元，

房屋一所，

客廳書房飯廳臥房傢具全套，

包車一輛，

友人寄存古琴兩具

其他雜物用具不計，

上面這筆賬戰後非由敵人賠償我私人一百萬元不能彌補，然而最痛心的還是我在杭州住定後的十年寫作計劃，僅僅實行了兩年，寫成「民族性與教育」一書。在香港續寫「社會組織與教育」，資料已搜集不少，未定稿的成三分之一，雖則有一部分在研究室的託人保存，是否能完璧歸趙，仍屬一大問題。我的壯年轉瞬已逝，但望勝利來臨，在我精力未衰以前，把已計劃的完成起來。那海也許可把現存三島的祖國材料取回國境，供我寫作時的參考。

貴縣桂平遊蹤

沈 張

貴縣桂平遊蹤

在鬱林，候了二天，我們問得了一輛商車，直去貴縣；一切手續辦妥了，但在車上的時候，旅客中又爭着把自己的行李要擺最妥當的位置，自己又想坐最舒適的坐位；因此又無聊地白費了許多時光，我同陳君，大家都愛看而不願出聲，隨便他們派我們行李裝那裏，人坐那裏，反正人有得到貴縣就算了，三四點鐘的受罪不比老爛在這裏好麼。同時像一盆沙丁魚樣地裝得滿滿的客車中，那一條沙丁魚也不會怎樣舒適的。

車子開了，車中比較的涼快，人坐着當然一動也不能動，動了就會影響到旁人。在中途，加了幾次水，小修了一次車，三小時後我們到了我們新的目的地——貴縣。

一位在上海讀經濟的廣西朋友告訴我，廣西的農村經濟，沒有像別處奔潰得利害，因為廣西的經濟，並不集中在某一大都市，到了貴縣我就覺得很對。貴縣是一個廣西的魚肉之鄉，同時也是交通的邊道，此地的蔗糖很有名。

在貴縣，時去桂平的「拖渡」（一種用小火輪拖行的木船），我們又住了二天，住的是叫「江南」的一家旅店，房名「南天」，每雙鋪每天十八元，房內的佈置相當清潔，因為是臨江而築，所以晚風很大，房內極涼爽，晚上因為在廣西是絕對禁賭的，也沒有牌聲或旅客喧鬧的聲音，數日來的勞頓以及過去三小時（連旅客的爭吵則共五小時有餘）的顛波也就隨

着江風飄去了！

交通銀行的茅主任，和我們一同在一酒家吃了一頓很豐美的菜，七八個人，吃得酒醉菜飽，一共付了不得一百元，我說：要是在廣州灣，一頓化一千元怕也不肯，他說在桂林，用三四百元也不行。

夜間上了去桂平的「拖渡」；「餐樓」（即頭等艙）裏擠滿了人，木頭的統鋪，每一個號碼艙一個人，很像香港到澳門去的渡輪的二等艙，一只鋪上有一壺茶，在植物油燈的燈光下，大家笑着談着，船上的菜很貴而不好吃，空氣似乎也很混濁，同行的陳君怨我不該提議坐這「拖渡」應該再坐汽車直至柳州；但是汽車汽油缺乏的後方，又不是要人有要事，何必費這許多錢去搭車呢！木船上的旅行，對我原不是第一次了，同時再想想我們的曾祖或祖父，他們出門，可乘過汽車或大洋船，有得坐木船，不是比步行舒適的多了嗎？

同船的又有前北平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醫師，他似乎也很習慣了，可是當醫生不敢吃得隨便，我看他成天吃雞蛋。

「拖渡」上經了一宵，翌晨七時，我們就到了桂平，一個划子立刻把我們帶上另一個直放柳州的「拖渡」，但是買不到票，有人要我們二人出去買他的「黑票」（黑市的票價）我們想與其化這大的錢還不如在桂平等的好，因此划子又搖近了岸。

我們爲了行李搬力太大，岸上也找不到好旅店，決定住在划子上。

似乎旅客住在划子上在此地也是很通行的，他們也得把我們的來歷去陳報警察局，船雖小，但很清潔，二個人席地而坐吃談談看看江上的形形色色，晚風來時，自己打着槳也可去江心盪盪，船家們煮的菜很可口，招待也很殷勤，上海人在他們或她們的眼光中似乎也很奇特。

貴縣桂平遊蹤

桂平有一個西山，風景很美，尤其那裏的奇形巨石極多；我們去遊的時候，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天氣，沒有酷烈的太陽，所以爬山也不覺得累。

到了山脚，有一個公園，裏面縣府剛蓋好了一個賓館，用募捐的方法化了幾萬塊錢，在這風景宜人的環境中，築一個招待來賓的招待所，相信來賓來了，住在這裏，一定會滿意的。

有一條很寬而平坦的路（可行汽車）一直上去，路邊有一個縣立中學，以前是×××校的分校，周圍極大，裏面的建築設備也都不差，邊上有個游泳池，我同陳君說這比了港滬小洋房裏的私立中學，要好上不知多少呢！

山上大樹極多，大都為松柏之類，很多的大松樹都被鄉人剝了幹上的皮刻了痕來取松香，我們希望不要損壞了這許多大好的建築材料，山腰上有個龍華寺，範圍也很廣，可是沒遇見和尚，香伙為我們煮了壺「西山茶」，用山上的泉水，煮來特別清香。

滿山的大樹，怪石，大的石塊幾塊組成了

一個洞，再上去有洞「雲來閣」字出譚廷闓先生的手筆，李宗仁將軍也有篇紀文在上面。敘述築此閣之緣起，滿閣掛着名人的題字。

下來有個「甘泉」一個茶園，西山產極好的綠茶，和米，可惜產量不多，未為世人注意。

山上有着細而密的雨了，我們被迫着下山，下了山却是晴天，有一個利用山洪的舊式碾米坊，裏面坐着一位老者，他告訴我，這個木製的水車，至少可代十幾年輕工人的工作，又是一件智力勝於勞力的事情。我們很愛山間清淨的生活，戰事似乎也沒有影響到這山明水秀的地方來！

貴縣是石達開的故鄉，現在在中山公園有個新築的紀念碑，「翼王」的事蹟，在這裏很可以打聽得些。桂平縣附近的金田村是太平天國的策源地，我們想他們在此地起義的時候，此地該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他們一直長征到北方，那時的交通，該是怎樣，我們現在行這一些路，欣幸地得到此地這遺蹟，不知該怎樣的勉勵自己，先烈有知，也得教教他的後生才對。

於桂林、七月

——成都的小吃

郭祖松

前些年辰，在成都通行一句俗諺：「生在成都；死在建昌。」建昌的棺木料甚好，有一種名叫花檀的，極不易腐朽，一般人相信以此作棺木，可以把自己的尸體保存得很久；大約千萬年後好作後人考古資料之概。這種木料的確很美觀，細緻的紋理，鑑人的光澤，還有一股沁鼻的異香。據云是用檀木埋在地下經過一相當長的時間後才成功的，因犧牲率甚大，故極貴重，通常須三五千元始得一付，於是假充的很多。這件物事到今天，每套之價格已增三十萬元以上——據說有值一百廿萬元的，聞津者雖大有人在，但終究買不起的人多，所以「死在建昌」的念頭已逐漸打消。生在成都的目的是成都的一切都好；整年不乏遊樂之趣，生活費用甚低，尤其是吃。吃在成都，有大吃，小吃與零吃之別。大吃就是指整席而言；零吃是說站在街口湯元担前吃兩個，或是在樹對面王大娘的攤上除一文錢的花生米來混混嘴；這些都不值注意，令人醉心的乃是小吃。成都小吃之有名，早已有口皆碑；而且十多年前早有百零八家之名震兩川；「麻婆豆腐」更至揚威海外。考成都小吃之盛行，原因不外乎物阜民豐，價廉物美。物產衆多則人民財力寬裕，可以盡量揮霍；同時此等物產之製成品的價格亦必低減。人民購買力既強，需求就多，決非數十家商店所可勝任。商店之多，互存競爭心理，各自出奇鬥美，非有一物之長者，決不易立足其間。食爲人性之最，所以食店在商店中居在領袖地位。抗戰之後，雖然食品之價格亦隨百物猛漲，但小吃究

竟不妨。

大凡旅行所至，或寄寓某地，最主要之「紀念」，我覺得應當是吃。因為山水佳麗，各地皆有，雖其形貌各有不同，但其一物則天天皆同，極不易變易絲毫。惟吃則不然，各地亦有各地方的風味，各店舖有各店舖的特長，而且一店舖一食物，只要不是同時所做，其味道究竟各有不同。不變之物可容吾人詳加體會；而此種易變之物，非瞬間捉住其優點不可。所以我主張吃。

普通一級人所說之川味，大抵是指成都味而言。實則川味應包括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處而言。川南不必提起；川東亦不足與川西比；川西自然是以成都為其代表，也是集大成的所在。成都的吃，既有大小零三者之別，何以我擬定題目專談小吃呢？因為大吃花錢太多，每席至少二三千元；零吃又未免規模狹小，且無特長；故只介紹小吃。前面不是說過早已有人提過成都小吃的品茗嗎？但是不夠的，他們只記出了什麼店號什麼品名，忽略了這物事的實際情形。現在又有些東西根本已吃不到了，或者已不堪回首話當年——如守經包子之類。

小吃的種類很多，分類敘述極感不便，不得已我只把牠們分成幾個部門，先說麵食點心，再說有飯可吃的館子。前者之中又先說甜食，繼說鹹食，後說兩者兼具者。為充分顯示地方風味起見，本文不述西式及非成都味之一切小吃，並且去取亦甚嚴格，毫未受賄！

成都人對吃的東西，每每給以吉祥的字句，如像吃白菜是「百事順遂」，吃韭菜是「久久長壽」。而最像煞有介事的無過於元旦早起吃「元寶」，不管那一天有沒有斷炊之虞。總得剩幾個自己弄「元寶」吃。此種「元寶」必須自行在家中做，沒有在街頭出售者，因為決無傻瓜願意大初一就把「元寶」給人。過了初一，這東西就有出售的了，不過改了一個名字——叫作湯元了。

成都的小吃

在成都說到湯元二字，不得不令人想起賴湯元，在春熙路與商業場及總府街的十字口附近，一家小小的店舖，除了掛出斗大一個單字而外，整天都擠滿了人，甚至街上也有人端着碗吃。賴湯元的湯元主要的長處是特別的「柔軟」，他的糖與醬也比較好，再加上地利——適中與狹小，就成了今日的大名，不過他的確是成都湯元業的魁首。還有一種叫太太湯元的，餡子有三四種，本來只用油炸而上榮樂園的特等席桌。最近幾年更名爲俗不可耐的飛機湯元後，才大量的供應外銷，且須自行「煮」或「炸」，地點在惜字宮南街。

成都的甜食除了湯元而外，要算之合呢，這是用各種豆粉，花生粉，薏仁粉等三二種混合用油炒成者。多爲「夜攤子」出售，「夜攤子」即夜市之食物攤，白晝沒有。此外祠堂街一帶店舖有之。不過當此油貴時節，大都偷工減料，吃十次，難得有一次遇着好的。

賣麵食點心的舖子，平均每街有三家，則成都至少有三千家。自然有一味之長者頗不乏其所，不過終究是一樣的東西而已。最富成都風味的要推素麵，最佳者現在要推新南門銅井巷的，這是一個攤子，麵「趕」得很好。醬料尤其好。紅白豆油都是用的濃度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油。可惜每天只有正午前六七小時的營業時間。此外純純觀筆與街口一家無名小店的素麵；東門外碑牌坊（今名金泉街）麥香村的素麵；其味都佳。次等的。實屈指難數。素麵之好吃與否，有三等先決條件，一是麵軟硬少；二是紅豆油好；三是辣椒及芝麻醬多；缺一不可。但辣椒一項，很多人視若毒物，不敢親近，此輩在成都當減口福不少。與素麵共稱的是甜水麵；比素麵要烈一些，先煮熟後，置涼水中，過些時取出；吃時須先放在開水中片時，然後再醃以作料——以紅豆油爲主。紅豆油有二種，吃素麵用鹹的；吃甜水麵用甜的。凡以素麵著稱的地坊，甜水麵亦佳；以

這水麵揚名的店舖，則素麵也好。二者之外有所謂素椒（當作鹽）麵，即素中醃以各種「少子」，如紅燒牛肉，雜醬，三鮮之類；此中又以牛肉素椒麵為翹楚。華西通約「寡母鋪子」及梓潼橋的饅頭又為第一。

水餃子也為成都人心目中的一件好吃的東西，紅油水餃——就是有辣子的為代表作，專售此物者之店舖，僅次於賣素麵的，不過只有南看橋街的葛枝苞餃姓的最好。另外一家——商業場口的望江老號在沒落中。前者另有拌甜大頭菜可口；後者則有葷素對稱。

兩種特殊食品提過，再述說有名的鋪子。

前面提到的饅頭是成都小吃店的元老；也是最富保守性的，每年按季節改換食品，食品也以有二三十種，從無新花樣出現。是成都有名的榮樂園包席館的姊妹館。佳品差不多每種都是；作者最欣賞的是素椒牛肉麵，桃油醬，八寶飯，涼糕，蒸餅等。與之對抗的有五芳齋，本是上海館，其後成為四川味，現在又改成似驢非馬的雜味了，食品也好，只是作的速度慢，叫過品名，半點鐘才得入口。以燒麥著稱。

說到燒麥，則悅來場中長安市的也不錯；長安市是一家酒館，兼售麵食，涼拌兔肉也頗可口。但涼拌兔肉則以清石橋北頭一家麵館內為佳。這物事宜花椒與海椒，也非若干人所能勝任；通常成都人都以「鍋魁」夾食之。「鍋魁」有如燒餅，但並非燒餅；比燒餅薄，且有若干種類，甜的，白的，鹹的，酥的。四大類中又分成十來項小種類，如像混糖，包糖等等。

夾「鍋魁」的東西很多，洞子口的涼粉同至德號的「蒸籠」都是了不起的對象；洞子口離成都很近，不去管牠；其他的涼粉店也多得很，難以分出高下。我們就單提「蒸籠」吧。「蒸籠」

是簡稱，乃是很小蒸籠，內蒸牛肉，羊肉，肥腸，鷄肉等物；兩籠爲一份；一份之重量不過半兩。肉或腸用米粉子混拌，再放以油鹽或豆瓣醬等物，於是蒸之。每一蒸此種蒸籠之鍋，上覆一木盆；盆底有若干小孔；孔上即置蒸籠，蒸籠互相重疊，每籠可至五六十個。食時隨食客之喜悅，自行以葱，香菜，胡椒，花椒，海椒，醋等作拌。至德號在長順中街，此外上陞街有一家亦足異之比肩。

上陞街那家店舖——並無正式之店名；還有燃麵是資一談。燃麵本是川南敘府的名品，成都的却有些差異——故有火腿鷄絲等物。此麵之作法，係先以煮熟之麵，用力甩去其水分，再以蔥豬油拌勻之；這兩道手續爲最重要的部份，水分不乾，油不能均勻附於麵上；油太熱，則麵易焦；油太冷，吃下去要瀉肚；有等爐手，可使其所拌之麵，用火燃燒，如點臘燭。燃麵並非炒麵，但與炒麵甚相近，二者皆以油多爲貴。與燃麵相反的是涼，涼麵以長順下街之鏡江春獨霸。

另外有一種與水餃差近的抄手，乃是零食「担担麵」的主角，但也有開鋪子專售這食品的。南香樓稱的葉矮子，三橋的吳抄手，華西後街的林抄手是足而之，各有長處，他們的抄手種類很多，前二家兼售菜品。

成都的夜市很有名，夜市中主要的項目中，也有「食品」——依然是小吃。前面所說過的已有三合坭；這裏要提的是北新街口的楚家夜麵館，黃昏開張，十一時收場，上至鱈魚燈柱麵，下至「白提」都有；還有酒與菜。「鸞檔檔」是最高貴的菜。說到此不禁想起皇城壩的王胖鴨店，牠那裏的鴨與鴨，又肥又嫩；只是價錢貴，並且又僅有酒而無麵食；所以只可買回家中或飯館裏去吃。

吃小的都成

以成都祠堂街上只兩家酒店舖，一是書舖，一是小吃店；前者方興未艾，後者已趨衰落，更有廿四春足堪一顧。湯元，白合稀飯，揚州水餃等物。

麵食點心舖已把最後等着指點一番；下面把飯店數一數，述說的次序，係按其食物之售價而分爲三等，先說高價的，次說中平的，再下是價甚低廉的；但要申明的是牠們食品的可口程度並無差別。

榮樂園（布後街），不醉無歸（陝西街），姑姑筵（陝西街），頤之時（蕪興橋），虎樞（北新街），竹林小餐（蕪興街）都是成都人認爲的「棒棒」（敲竹槓之意），但偏有人自討苦吃，原因是牠們的東西好。

榮樂園本是成都第一家大的包廂館，也賣零食。老闆名藍光鑑前擁有廚師五六十位，每人專研究炒一二種菜，現在則只有二三十人矣。不醉無歸爲黃雲仲開設，其父則辦姑姑筵，卽昔清宮廚師黃靜甯，不但有烹調奇技，學問場中亦是「軟通」，與名士往還，增加聲價不少。這三家的菜幾乎每樣可吃；但每菜之價自七八十元至數百元不等。頤之時與虎樞皆新開者，前者以價高事感名；後者則爲軍政界人聚會之所，都不足問津。竹林小餐，開設已五六十年，鑽湯白肉，類例衆生。一般人皆認爲陳麻婆的豆腐及此處的比二物，爲成都吃的代表；記得前幾年，某巨公族與成都年餘，將走的時節，新聞記者問他對成都的觀感如何？他說他最欣賞「鑽湯白肉×××（一個女伶的名字）」。（當時有個新聞記者奇趣的加上一句按語：「食，色，性也。」）

中等價格的是蕪興街的榮盛，梓潼橋的長翠軒，走馬鄉的鄉村與南台，少城公園中的靜齋。榮盛的燻牛肉，南台的宮保雞子，鄉村的犀浦鱈魚，同之處的蘆筍連鍋子都是美味。長翠軒則有

肉餅湯，泡菜滷肉，家常蒸籠甜湯。

價格較低的則有陳麻婆與邱佛子兩家。陳麻婆豆腐的「麻」「辣」「燙」早已口皆碑，傳遍天下（遠至法德中國菜館皆有此物）；並有人專機飛蓉嗜味。在「麻辣燙」三大特點下，每天都有幾百人在那裏涕淚縱橫，汗淋漓下；可是對着那一碗豆腐，又停嘴不得。陳麻婆豆腐有牛肉豬肉兩種，牛肉的比豬肉的好。店鋪也有兩家，一家是女婿開的；一家是兒子開的，一舊；一新，舊的是女婿所承繼，味道「據云」較好。地點在北門外萬福橋。邱佛子的經濟學豆花飯館在興堂街美術協會對門——實在應說美術協會在邱佛子對門，因前者還不如後者名大。在這裏「花樣低的價格可獲得較高的報酬」。

上面雖然僅僅舉出十多家店名，離百零八家還遠，更不及數千家之百分一；可是自信已把最有名的舉完，其他那許多館子，實不必提。原因有二，一是抗戰期中需節省物力財力，不可過於浪費；二則由這些店鋪中，旅客已領略盡「川味」。也許不少的讀者在此時已垂涎三尺，我特借本誌一行篇幅，大聲疾呼：

「饕餮諸君，盍興乎來川！」

卅二年五月於蓉

行程
記述

贛湘歸程

潘泰封

此文係就予舊遊日記改作，文中所記吉泰公路，今已被壞，旅客可改循贛江水道，詳情請參閱上期本刊「從衡陽至屯溪」

三月二十九日抵吉安後，留六日，至本月五日，始取道泰和經界化隨內返衡桂，紀程如左：

四月五日發吉安，抵泰和，行四三公里。

行程
晨七時開車，八時四十五分抵泰和，中停圳頭圩，鳳凰墟二站，車座係直座式，並不編號，行李雜置中部，秩序不佳。

路
初十公里，車行曠野，鐵線凝降，由於六公里處渡贛江大橋，橋側略有市廛，(即國中學設此，(即吳罪自殺之蕭淑亭

所設)圳頭圩後，有公路分出，通高唐墟，既而平仄盡，公路盤旋於短崗低阜之間，二十公里至鳳凰墟，三十公里至荷葉坪，均有站，至兩泰七八公里處，有支路通沿湖渡，由是盤下平原，疾馳赴泰和。

四月七日發泰和，辟永新，宿界化隨，行一三六公里。

行程
晨七時登開界化隨木炭客車，本路開築未久，坡度較多，木炭車不勝負重，下車推行者達十餘次，烈日當空，旅客皆汗流滿面，沿途於上田，永陽，天河，永新，

贛湘歸程

路

初十公里，車行曠野，鐵線凝降，由於六公里處渡贛江大橋，橋側略有市廛，(即國中學設此，(即吳罪自殺之蕭淑亭

汗流滿面，沿途於上田，永陽，天河，永新，

湘 程

遷田各站均停，四時二十分抵界化隘。

路 初車行泰和平原，過漁塘墟村，漸有起伏，由此至永陽，二經平原，二涉邱陵，更歷三都墟南崗口二處，平原中參浪

翻背，水畦如網，過天水大橋，即至永陽，永陽以後，地勢如前者二十餘公里，嗣山勢漸高，驟聞入禾水峽谷，沿岸開路，循水前行，過天河，稍稍離水，或隱或現，仰望則碧嶂屏立，斜觀則禾田片片，如是者五公里，既而山開谷敞，山麓地入邱陵，翠松林過山徑，而抵茅坪，有公路分道至安福，茅坪至永新，約十公里左右，中有平路，柳蔭夾道，路景頗佳。永新後並求水者六公里，旋由山徑北行，衝石山，經崎嶇地帶，而至遷田。由此經沙市，瀟江，文竹等處，地形如前，文竹附近，村落較多，有鷄犬相聞之概。自此盤山數重，出則為井頭，赴吉安公路由此分道，井頭南行路旁山崇嶺峻，凡有民屋，均懸一中伙安宿，酒飯便益

「之市招，不數公里至界化隘。

天 天河屬吉安縣，當禾水峽谷中，附近重礦產，現有經濟部與江西省政府合辦之煤礦及煉鐵廠及煉油廠一處，據官方公

佈：年可產汽油九萬九千加侖，柴油一萬九千八百加侖，柏油三百六十噸。

永 永新為驛站，惟車站無食堂，其後有羣益旅社，兼營客飯，旅客皆在此進餐。

界化隘 界化隱僻處山坳，戰前本無人居，現開為交通要道，有旅館數肆等一二十家。地處二省交界，以市中壩堡為界，堡東

屬贛之蓮花縣，堡西屬湘人茶陵縣，二省車站各在本省境內，東西相望，判別省界焉。陶陶招待所在堡東，客房九，分三種，此外各家，以西南別墅較佳，郵政代辦所設於是。

江西車站客車，登記時間，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種類有普通特別二種，凡檢閱職員

程 歸 湘 鐵

持有證明文件者，爲特別號，可儘先啓行。（此點江西各站皆然）登記後於開車前一日公佈姓名於待車室，依次叫號售票，聯運車共三十二座，其3132二座在駕駛室，稱特座，須另買特座票。開車時刻爲上午七時一刻，泰和區間車，（木炭車）須俟泰和有車來，且登記滿座始開。

湖南車站式樣，與江西迥異，站前有車棚，客車皆停棚下。（湘省各站大抵如此）客車現通茶陵耒陽，耒陽客車，每日至少一輛，計一七六公里，客票一四九元六角。茶陵爲中途站，凡四七公里，客票四〇元。隔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登記，次晨至站，以登記證掉號牌，再邊以購票。（湘省各站購票辦法皆是）

湖南客車燃木炭，車座共26，計右首橫座四行，每行三座，左手橫座三行，每行二座，後排六座，另在木炭爐隔板內置二座。行李價目有「車站負責」於「旅客負責」二種，普通

多按「旅客負責」率收費，故裝卸行李之際，須特別留心，否則一經掉錯或遺失，即不易追究，又行李過磅，驗省嚴格，湘則較通融，如磅得三十二公斤，湘即可以逾重十公斤計算，贖必須作十五公斤收費也。

界化關一站，對於旅店茶役代客購票，皆懸爲厲禁，實際上仍有代買，其法係茶役向車站登記若干號，遇旅客需要，即收取小費，將登記證轉讓旅客，旅客利其登記號碼在前，可提早購票，故亦樂爲之。予到界之後，茶役即來兜攬，當以此舉雖好，實違路章，故婉拒之，並自往車站登記，得第三十號，在當日同車來旅客中爲最先，然次日早車，予雖不得行，願昨日同車者多人，皆先成行，詢之，則登記證自黑市中來，爲之咨嘆不已。

四月九日 發界化關，購棧田，積耒陽，行一七六公里。

體 湖 歸 程

行 程

晨六時五十分開車，八時許過浮橋至茶陵，九時四十五分至潑田進膳，十時三刻續進，經安仁站略停，十二時十分拋錨，修復後，行十餘公里至株木山下又拋錨，越半小時又開，至耒陽兩車站一公里處再拋錨，由站派車來接，抵站易車，駛備數十步，車損不能前進，時已昏黑。乃改宿耒陽。

路 線

湖南公路之佳，夙著盛名，此次親身經歷，深覺所傳不虛，坡度灣度，皆合標準，過崗阜隆起之處，莫不破削過之，地面低窪，則填高路基，工程之鉅，備遜鐵路，路側行道樹，以油桐為多，白花遍覆，愈使春光旖旎，聞或柳枝招展，又如婆娑起舞，路容之美，曠未前觀。

界化隘附近，高山夾立，既而漸遠，車起伏於盆地與邱阜間。近茶陵處，有水蔡洞，盆地廣坦，渡江浮橋以十餘舟連成，過橋一公里，即為茶陵。遂此由亂山入平地，依江二三公

里，比離江，又逼高山，逾嶺下平原，有叢林四佈，地名菜化坪，離茶陵三十一公里，有公路分道至攸縣。由此經潑田安仁等處，山坂起伏驟定。安仁耒陽道中，有株木山，峯巒蒼秀，若干處滿山茶樹，有茶農隱伏採茶，意頗閑逸，株木正嶺，公路破切上下，工鉅為全線冠。耒陽附近為大平原，公路由北沿耒水東岸而行，過浮橋而西折北，始至站，適對耒城繞一大圈。

茶 陵

茶陵為縣，車站位復興村，客車由「界」來，班車過站外，另有廣購車按日赴耒陽，（一二八。五四公里）隔日赴歸縣，（五九公里）按日赴攸縣，（三六。二二公里）蓋隴然為衡陽以東之交通重心，因是車站附近，旅館林立，較大者有太平洋。日陞，永安等家，並有汽車修理行甚多，問車者皆：附近有山幽秀隱匿，然未見志傳，不知然否？

田 趣

爲攸縣一鎮，有公路局修車廠，現爲各線客車中途過站，站設祠堂內，屋宇殿陋，食堂爲本路員工投資所設，頗先購竹器，六人合開，菜飯不佳，然因過往客車多，司機又忝作老板，故生涯頗不惡。

索 陽

耒屬有湘省行府，故日趨繁榮，惜經此時，適已昏黑，未能觀光城內，車站附近之旅館，大抵簡陋萬分，不足介紹。

城嶺耒河西岸，距粵漢鐵路耒陽站七八華里，有公路相通，可僱黃包車，自界化隨來，如車不拋錨，可趕搭下午三時九分火車赴衡陽。公路客車，除耒界各班，已見上述外，尚有每隔日赴宜章，（一三七公里）逐日赴永興，（六七·一〇公里）不定期赴南岳（一〇九·八六公里）各班。

四月十日晨發耒陽，午抵衡陽，行六一·四五公里。

行 程

晨九時三十五分開車，三十公里至盧田墟略停，又六公里至東陽渡停車，受運統局檢查，嗣駛進四公里抵衡陽東站，全日大雨，滑路行車，仍穩速如平時，可見路基之佳。

路 線

衡耒全程無高山大嶺，惟土阜隆起，各不相屬，或密或疏，以判別田疇多寡。過盧田墟未幾，與鐵路平行，如二大長蛇，勁挺北指，東陽渡後，近湘江，河山景色，一碧如畫。

四月十二日，自衡乘早車赴桂林，晝日雨脚肆威，枯座車廂，晴對山野雨景，層層疊嶂，莫不競翠爭秀，遠處烟雲封鎖，鬱乎蒼蒼，更有不可窮詰之妙。憶當來時，多景凋零，大自然之易觀，刺激予奮發之意念，乘此方寸，以赴桂垣。

西行漫記

鏡南

取道徐州商埠亳州到陪都

十二日下午七時許，余與周君馬君以及家眷等一行十人，乘車赴北站，搭十時半開行之夜車。將抵北站時，即聞人聲嘈雜，擁擠非凡。抗戰後余尚係第一次來此，縱目北站大廈，已非舊觀，經日人重加修葺，不復有戰時狀況，正中大門改爲軍人出入之處，廣場北端另設入口處，闊僅容身，爲華人進口之處。此時人已擠滿，列隊成行，已排至廣場外。余等有手提小包件十餘件，若順序而行，恐今晚不能登車，乃賄通守門僞警，將小包件交脚夫先行攜入內檢查，余等則另由日人入口處進入站內。此時站內人亦擠滿，紊亂異常，余遂與周君分頭照料，周君前往檢查處等候行李，余即偕家眷

人等至月台口排隊。車票係預先在國際旅行社購妥，直接購至商埠，在月台候至一小時，始得入內登車。車中日人軍人甚多，余等僅據一隅良久，周君始來，檢點行李尚無缺少，稱慶不止。車準時開行，車內實行燈火管制，窗戶均覆以窗簾，不得探看窗外。車過常州站，有日本憲兵登車檢查市屬證通行證，隨身行李等，並盤問余等往商埠何幹，幸余與周君子事前已有準備，謊稱余等係銀行職員，因與菸業有放棄關係，由銀行派往商埠調華北菸草公司黃羅庭君調查菸業行市，幸未留難，然飽受虛驚矣！十三日晨六時許抵南京下關。下車後，復排隊檢查行李，出站後即僱馬車至江邊輪渡口

，檢查行李時，見余等一行大小男女十人，遂被注意，有一偽警前來盤問前往商邱何幹，余仍以前言對之，始得放行抵浦口登岸時，又遭檢查，幸未留難，余等遂在車站匆匆進食，即至浦口車站。此時人已擠滿，不得已又賄門警，乃得提前入內。行李檢查畢，匆匆登車。浦口車于上午十時半開行，約在下午九時許可抵徐州，車內多係日人軍人，高聲談笑，旁若無人，余與周君默坐車中，相對無言，蓋心中緊張萬分，不敢形之于色，窗外風景，無心留覽，私念到徐州後又不知遭到何種盤問也。車中未來檢查，抵徐州下車，即排隊檢查行李，臨出站時，復索閱市民證，幸未詰問。匆匆離站即驅車至啓明旅館，下人力車時，始知徐州祇用聯銀票，中儲券已不復通用矣。幸有未用完之軍用手票，始得開發車錢。抵旅館後，首先須兌換聯銀票，及至馬君所居之旅館內詢問，始悉中儲券非但不能通用，且亦不准攜帶，

不禁大驚。蓋余與周君所攜中儲券甚多，萬一被抄，豈非壞事，即與周君商量擬分頭預換。是晚不能入睡，蓋恐前來抄查也。次日十四日託旅社老闆設法兌換，以六元五角合聯銀票一元成交，明知吃虧甚鉅，亦祇得受之。兩晚均未來檢查店。十五日晨乘臨海路車赴商邱，進站照例排隊檢查，登車時已無隙地，二等車祇半截，俱為軍人所佔，乃退至三等車，余在車默思，現已將臨邊境，檢查必嚴，前途不知再有何種盤查，而余等命運亦將在二三日內即可決定，焦慮之狀，不可言喻。車中人聲嘈雜，加以日人，高談闊論，軍人驕橫之態，反映出我華人之被壓迫，內地之行益堅矣！車抵商邱約在下午一時半，下車後即見憲兵及便衣日人前來檢查，令由上海來者另列一行，逐別搜查詢問，余與周君聞之不禁相顧失色，蓋恐東窗事發，功虧一簣，正猶豫間，該便衣日人即前來查閱市民證，並問來此何事，余等仍以前言

對之，幸得賤過，即與周君等匆匆離站，投宿東方旅社休憩午餐，旅社掌櫃六君，察余等行藏，乃告旅社內住有密探多人，誠余等慎毋多言，晚間查店時亦勿驚恐，渠可先為代打招呼，可保無虞，余等稍覺安心。晚餐時，果來僞獲數人，查閱市民證，他無所問。十六日下午十一時往車站取行李，余等此次攜帶大件共有十六件，又為日人注意，留至最後檢查，將箱子鋪蓋悉行打開，衣服物件拋至滿地，棉襖亦被拆開，幸周君應付有方，將皮襖帶一根贈與憲兵，始免多方留難，周君並索該憲兵名片一紙，並于晚間宴請該憲兵晚餐，藉資聯絡，蓋明日往亳州時又須全部檢查，不得不預為招呼也。晚間同行馬君來稱，此後亳州即無危險，渠即將重返徐州，遂與馬君道別。臨睡時周君返寓來告，業與公共汽車站之日人稽查聯絡過，明早乘車，可免檢查，省去不少麻煩，不禁暗喜。十七日晨七時僱梁子車二輛將行李送

至公共汽車站，果未遭檢查。正擬登車，忽被該站內之僞警注意，將余截住盤問，索閱市民證，其勢汹汹，余與周君見勢不佳，乃婉言與之解釋，並賄以聯銀票十元始色霽而去，亦云險矣！車于九時開行，于十二時半抵亳州車站，周君子事前與押車憲兵小倉商量，我等行李可不必再行檢查，小倉亦知余等與商邱結稽查相稔，故允于到時再與亳州站憲兵招呼免查，到時果未留難，稱慶不止。即將行李送至華興旅館，私念既已抵此，脫險有期，惟今日已不及出關，勢須在亳州就攔一宿，晚間查店時應如何對付，蓋余至亳州則無藉口，心中不免忐忑，乃與華興旅館汪掌櫃商量，始知亦可賄之金錢，心始稍安，據汪掌櫃云晚間查店以及明早出關，均由伊先生接洽，計查店時有該地警察所所長有巡長，明晨出南關時守城僞警以及駐十字河之僞軍等，共須賄法幣二千元即保無事，余與周君互商之下，認為事已至此，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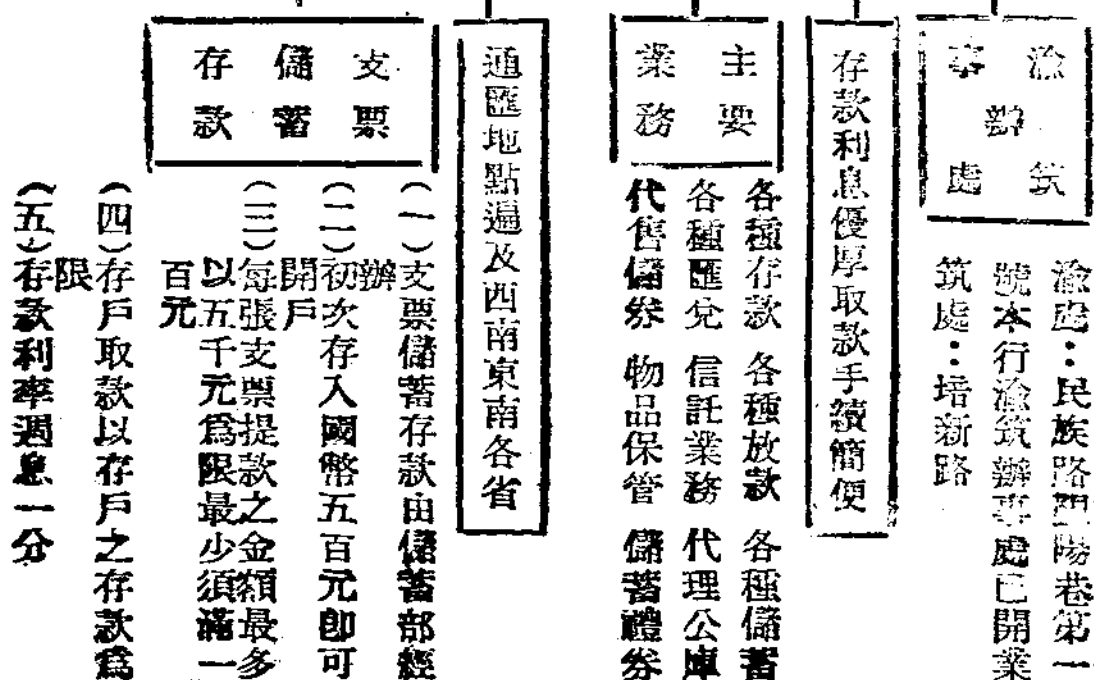
儲晦氣，但能平安出關，餘不計也，遂如其言。並將所有廢銀票託汪掌櫃兌成法幣，價七元，吃虧有限，是晚查店果未留難，金錢之偉大。十八日天甫昧爽即興，僱架子車九輛，連攜行李等行至南關門尚未啓，守城偽警事前已有接洽，故得通過，出南關外里許，至一小店內小憩，略進早點，復前行約三十華里至十字河，此即淪陷區之最前線，過此即爲自由區，該地駐有偽軍千餘，搜查甚嚴，余與周君先去招呼，並擬以香烟數包，遂得平安通過。離十字河祇上午九時許，乃僱促車夫疾走，九輛架子車遂封鎖線後，還顧偽軍國旗逐漸隱沒，而心中憂慮亦隨之而消失。憶自十二晚至十八日晨歷時雖僅五日半，而吾人神經無日不在極度緊張之中，食不甘味，寢不安枕，誠苦不堪言，此時重獲自由中國之地，雖一草一木，無不和露可親，破垣殘屋亦能安居。至此余與周君相互稱慶，無不喜形於色，蓋已安然渡過難關

矣！遂向南行，途中公路已破壞無遺，橋樑亦斷，車行甚艱，行約三十餘里，始見我軍駐守，見余等自淪陷區來歸，爭相詢問瀾地情形，聞至敵人種種暴行，莫不義憤填胸，誓爲國人復仇，抗戰之心，益堅切矣。是晚宿安徽肥河鎮小店中，此爲在自由中國之第一夜，與周君共享一頓豐美晚餐，以誌慶賀，小菜由周太太與內人親任烹調，味尚可口。餐畢已是明月初升，遂各就寢，十九日宿大王廟，二十日午始抵界首，此爲自由中國邊境之第一大城，國防甚嚴，無通行證者，概不得出入城關。余等被阻關外與守城軍士商量有何通融辦法，據稱須有城內店舖擔保始可入內。余等初臨此間何得有相識之店舖，正焦慮間，周君忽謂可往尋城內東昌店，即余等在滬匯款之取款地點。於是由周君先行進城，余則在城外守候，是日爲舊曆正月十五日，天氣寒冷，朔風甚勁，黃沙蔽天，久居江濱者每不慣此。穩念前途尙有早

西 行 漫 記

路千里，風沙尤惡。苟不以絕大勇氣赴之，則永無到達之日。行路如斯，凡事亦莫不如斯，念及此，不禁精神百倍，精神與奮發。在首界休息二天。二十二日僱架子車九輛，向洛陽進發，事前曾挽東昌店掌櫃代打通行證至西安，以便沿途軍警查驗放行，免去許多麻煩。余等抵洛陽已在二月一日晚間，計在途共行十一日，時豫省適逢旱荒，所見居民大都面有饑色，野有餓殍，慘苦之狀，筆楮難盡，救災如救火，殊有賴吾後方之同舟共濟也。既抵陪都觀朝野之蓬勃，及後方之安甯，如千里游子重投母懷，其所幸為何如。

廣 西 銀 行



豫省戰時之交通

沈味之

一、隴海鐵路客貨運情形 隴海鐵路現在可以通行客貨車之幹線，東起洛陽，西迄寶雞，計程五百四十二公里，惟東段客車，僅以洛陽至靈寶爲限，西段客車東泉店至寶雞爲限，靈寶至東泉店間因路線密迤，河防受敵人砲火威脅，時通時阻，常以闔關交通車及汽車接運旅客。貨車則東段僅以洛陽大營間爲限，大營至東泉店間以闔關車或架子車接運。

洛陽靈寶間客車，每日對開快慢車各一次。快車爲木皮車，有頭等房間七個，鋪位十四個，二等房間五個，鋪位二十個，購頭二等票，臥票須預先登記，三等票每次車可售九百張，慢車每次可售頭等票十二張，二等二十四張，三等無限制，旅客極爲擁擠。貨運快件，隨

時可裝蓋車，須先掛號。裝貨以前須先經軍委會運輸統制局查驗放行。

二、河南省公路局汽車交通情形 河南省公路局現在維持之汽車交通路線：(一)洛陽至葉縣線，自洛陽經龍門，臨汝，寶豐至葉縣，全程約二百公里，酒精車一日程，木炭車一日或一日半可達，木炭車九折，(二)葉縣至漯河線，自葉縣經舞陽郟城至漯河，全程一百公里，一日可達，(三)漯河至界首線，自漯河經周家口水寨，至沈邱縣之界首，約一百公里，一日可達，(四)葉縣至南陽線，約一百公里，一日可達，(五)南陽至老河口線，自南陽至湖北光化縣之老河口一日程。

以上各線大概每日均有汽車開行，車輛甚

爲商車，公路局徵收差路管理費。其他自南陽至陝豫交界之西坪，更通西荆公路，洛陽登封密縣，可通鄭州，葉縣以南汽車可通息縣，豫西靈寶東京店開豫陝兩省公路局，亦設站接運旅客。各線旅客乘車須先一日登記。

三、河南省東南路游擊區交通情形。豫省東南毗連皖鄂，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西南海岸，交通益形困難。豫省乃爲吸收東南海岸物資之孔道，界首漯河頗成抗戰碼頭，商旅雲集，自洛陽界首有二道：（一）自洛陽至葉縣，乘汽車一日或一日半程，乘架子車三日或四日程，葉縣至漯河，乘汽車須繞道舞陽一日程，乘架子車第一日至北舞渡，第二日至漯河，約一百四十華里，漯河至界首乘汽車一日程，乘架子車第一日至周家口，第二日至水寨，第三日至界首，約二百八十華里，界首集爲河南沈邱縣與安徽太和縣交界，自此以東，即近游擊區，此路南陽葉縣間爲省道公路，葉縣以

東，循沙河流域，盛產小麥，沿途城鎮均水陸碼頭，漯河昔爲平漢鐵路機械集散地，周家口素稱水陸要衝，周家口以東水路，沙河運輸可直接界首阜陽正陽開河溜以至蚌埠，秦夏水漲，且通汽船，此南路也。（二）自洛陽東行一日，至鄧州，第二日折而南越寧嶺口，宿登封，或中嶽廟，第三日抵禹縣，第四日至許昌，第五日至道通，第六日至周家口，第七日至水寨，第八日至界首，此路現無汽車，寧嶺口嵩山一帶，路較崎嶇，禹縣爲藥材集散地，許昌昔爲平漢路車站，產銷菸草紙烟，里程較南路爲近，此北路也。

抗戰以來國北土產之輸出與東南物資之進口，經河南轉運之路線有大道三，（一）由漯河行二日至汝甯，五日至息縣，再五日可至漢口，漯河息縣間可乘架子車，息縣漢口間步行，貨物則有棉織品，五金零件，肥料瓷器等由，此路進口者不在少數，（二）由界首入皖乘土

平車，一日至雙滄，二日至亳州入游擊區，亳州至南邱運汽車，半日程，南邱乘火車為一日至徐州，第二日至南京，第三日可達上海，抗戰初期華北物資由此路進口極多，近以封鎖嚴密和貨不暢，但旅客通過則最為便捷，(三)由界首東行乘架子車或斗子車，五日至漯河，潛入海運區，七十里適至該處，一日程，該處至蚌埠，汽車半日可達，此路僅河濱附近，敵偽時有滋擾，商旅來往最多，貨物來往可納運費保險云。

四、洛陽商業狀況 洛陽官為河南省會，最近省會已遷魯山，居民在十萬以上，金融機關有中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及河南農工銀行，旅館區域一在車站，以洛都飯店為最大，單人每日房金約十元，一在城內以花園飯店行都旅社為大，物價較西安稍廉，本年三月份麵粉每斤二元四角，豬肉每斤二元二角，商行貨棧多在南關，川陝商賈赴東路辦貨者，均以洛陽為聯絡之地，是以人口激增房屋極難尋覓。

旅行便覽第五期要目預告

印度神廟	周仙	廟台子漫筆	惠生
鄧州山水人物	洪紫野	桂林的畫西	黃鸝
陽明遺蹟	盛成	夏羅雜憶	祝僧
白沙風五	塔梅泰	生之歷程(五)	流瑩

旅運新聞

本社資料室

◇川滇東路四川公路局客運相繼增價

川滇東路運輸局滇西段客運票價自六月十七日起增為每公里一元八角。四川公路局亦於六月二十一日起，將客運票價增訂為每公里二元二角云。

◇湘省西南縣際公路將開工修築

湘省府為謀增強該省西南部交通計，決於本年秋後發動各縣民力，逐漸興修公路，業已擬定計劃路線，其工程標準以適應人力單軌車及汽車行駛為原則，此項計劃將使湘省各幹線相互聯絡，湘省公路因而將可大為改觀云。

◇黔甯聯運車恢復行駛

黔甯直轄聯運車前因器材購製不易，停駛甚久，茲悉該線業於六月二十一日恢復行駛，

全程票價五百五十八元五角，先一日登記購票，旅客在大庚換車，行李免費十五公斤，開車時刻上午六時云。

◇渝涪客車增價

交通部公路總局重慶公共汽車管理處近奉令增加渝涪線客運票價，業於六月十九日實行，每公里增為一元八角，由兩路口車站至北碚，計票價一百四十四元。又巴縣汽車公司票價亦同時改訂，至市內公共汽車票價，聞短期內，亦將調整云。

◇贛湘閩三省試辦聯運

江西公路處最近與湘閩兩公路局合辦，開行東南聯運，湘閩直達車，由贛方派車二輛，湘閩各一輛，該項聯運車，聯票不聯車，每星

一由閩省南平與湘省耒陽各對開一次，途長一千〇七公里，分五日到達，以光澤，南平，興國，界化壠為宿站，建陽，南城，甯都，泰和為驛站，票價每人每公里一元六角，聞贛湘兩省省公路當局，均呈准各省該當局省府，准予試辦三月，並簽訂合約，不日即可通車云。

◇贛省泰甯線聯車暫由泰贛線轉運

贛省泰和興國一帶，近以大雨傾盆，山洪暴發，該段公路大橋被水冲破多座，工程浩大，非短期內，所能修復，該省公路處，特將泰甯線（泰和至甯都）聯運客車，改由泰贛（泰和至贛縣）線轉運，以便行旅云。

◇閩江船票漲價

閩江輪船公司票價業已改訂，上行（福州至南平）普通票每張一百八十元，頭等船票每張三百六十元，下行（南平至福州）頭等船票每張二百二十元，普通票每張一百十元。

◇桂省航運增價

廣西航業聯營社前以物價高漲，特呈請省府准加運費百分之卅，省府以交通運費，不能任意加價，前曾一再規定，特飭該社將詳細成本具報後再行核定，茲以梧州一帶米價高漲，為體恤航商，准由七月份起增價，惟仍須具報成本備核云。

◇桂公路局興修樂八公路

桂省公路局以樂八（平樂至八步）公路關係軍運至鉅，目前該路橋樑多有損壞，極須改善，頃特擬具計劃呈報交通部請撥款修築云。

◇廣元重慶間行駛巨型皮筏

甘肅油礦局巨型羊皮筏三只，滿載煤油，由廣元平安駛至重慶，為嘉陵江航業上創一新紀元，該項皮筏航行速度，每日約為五十五公里至七十公里，吃水僅及一尺，無論河水深淺，均可航行，縱或觸礁，亦不過衝破皮胎數個，對整個皮筏之安全，絕無影響，且成本低廉，又可節省汽油，便利運輸至鉅，該項皮筏至

機後，即將汽胎空氣放出，以一汽車裝回廣元云。

◆交通部在東南區設置電訊聯絡員

交通部於東南電訊至為重要，自電政第三區特派員辦事處奉命裁撤後，頗有設置綜理機關必要，特派陳壽年為該區電訊聯絡員，負責推進電訊事業，現陳氏為開展工作計，特在該區成立辦事處，業已開始辦公云。

◆大圖設立電報局

自湘桂鐵路通車大圖後，交通既便，地方日趨繁華，廣西電政管理局為方便電訊傳遞，特在該處設立五等電報局一所，現已組成，開始通報。

◆中英新聞電減收費

聯邦交通委員會決定將新聞無線電公司中英兩國間之新聞電報費，由每字八分半減至六分，自九月一日起生效。

◆渝蓉航運七月中旬開班

中航公司七月中旬，將有特班飛機一架，由渝飛蓉，現已開始售票，此後渝蓉間往返航運，如確需要，該公司將於可能範圍，設法再開特班云。

◆本社籌設寶鷄招待所

本社鑒於寶鷄地處要衝，客商雲集，關係西北交通至鉅，實有開設招待所之必要，以便解決該處行旅問題，並承該處各方當局贊助，擬合辦一規模較大之招待所，業在進行籌備中。

一

桂湘鐵路運輸保險包裹暫行辦法摘要

(一) 本路為策商貨安全減少商人損失起見特開辦保險包裹運輸。

(二) 遞送保險包裹除收收包裹運費外按包裹保險額加收保險費，每保銀一百元每一百五十公里核收保險費二角五分。

(三) 保險包裹每件保額以一萬元為度。

(四) 辦理保險包裹之站所
衡陽 西 洪 橋 黎家坪 冷水灘 東 安
全 縣 興 安 桂林北 桂林南 永 福
黃 冕 鹿 寨 雒 容 柳江北 柳江南
桂林營業所 柳江營業所

(五) 本路各次旅客列車，均得裝運保險包裹。

所有保險包裹，應比較普通包裹優先裝運之。

(六) 下列各項均不辦理保險包裹：

- 一、危險品。
- 二、違禁品。

三、車輪類。

四、牲畜類。

五、尸骨、尸骨灰。

六、運輸上恐有空礙或有易於損壞之虞者。

七、包裝不固或封鎖不嚴者。

八、凡轉棧性質之記帳或減價運輸或免費運輸而無現款運費收入者。

(七) 凡託運保險包裹，應向車站索取保險價，由託運人當場加封嚴密牢固，或加以完備之封鎖，標明收包裹人及託運人姓名住址、交車站收受承運。

(八) 凡損壞或遺失之保險包裹，如經本路核定應予賠償時，最多不得超過其保險總額，所收之保險費，運費及雜費，應照其全部物品損失程度之比例數，予以退還。

特 載

各公路軍公商運貨汽車附搭旅客辦法

- 一、凡各機關部隊之軍用公務車貨運車及各運輸公司商號團體之運貨汽車（以下簡稱軍公商運貨汽車）在各公路上行駛時除裝載軍用品、危險品或祕密品絕對禁止附搭旅客外其餘均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利用空駛空座載重不足附搭旅客
- 二、各軍公商運貨汽車押運監運及司機等人員對於利用空駛空座或載重不足附搭之旅客應和平接待不得侮慢倘有肆意拒絕上車或已上車而中途驅逐下車者經旅客報告查實後運輸統制局沿線各檢查所站得通知該車到達之檢查所站處該司機或押運人員等以七元以下之禁閉或壹百元以下之罰金
- 三、旅客附乘各項車輛凡軍車由後方勤務部各線區車站司令負責介紹公商車由交通部公路車輛管制所負責介紹如出發站無線區車站司令或管制所時則由其委託之運輸機關分別負責介紹依登記之先後向公路局車站或其他運輸機關車站照章購票票面加蓋「附搭」戳記以資識別並由車站填發「附搭旅客憑證」交與司機轉交車主作為結算票款之憑據此項車票並應隨時受運輸統制局監察處各檢查所站之檢查
- 四、各機關公務人員如因緊急要公附乘軍公商運貨汽車須持有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並攜帶服務證佩帶正式符號或證章得特准提前購票搭乘但證明文件上須填載附乘人姓名職級往返日程及起訖地點否則概以普通

旅客辦理

- 五、各軍事機關所屬之軍用運車軍車及所租用之商車除該軍事機關發給證明特准免費附乘之人員外其餘人員均須一律照章購票并絕對不准附搭眷屬
- 六、各機關自用運貨汽車所載乘客如確爲其本機關之官員員工而制服整齊而持有證章或符號持有各該機關證明文件者得免購票。
- 七、各軍公商運貨汽車除司機外其他監運及助手等應一律攜帶服務證或其他證件否則以無票乘車論照章補票如有違抗情事得由主管人員報請處之
- 八、各軍公商用運貨汽車附搭旅客所售票款除另有規定外應以下列標準分配(一)車主八成(二)公路運輸專營機關二成整路費仍由車主照章向該管公路交通管理機關繳納車主應得之票價除商車應由經收車站按票價清楚進行付給車主由支配外軍公
- 車概備由車主機關將「附搭旅客憑證」連同正式印收運送經收車站或其主管機關算價并須列入各該機關編報正式收入帳內呈繳國庫以重公帑
- 九、候車旅客應儘先由各公路班車及特約交通車載運後所有剩餘之旅客始准附搭公商運貨汽車
- 十、軍公商運貨汽車如確已載足噸位或人數時各管制所線區車站司令及各檢查所站不得強迫介紹附搭旅客
- 十一、各軍公商運貨汽車監運押運及司機等人員如有中途運貨或發生不照規定購票或浮收票價等情事除勒令搭客下車及加倍補票外對監運押運及司機等人員依法予以嚴懲並追繳浮收之款
- 十二、附搭旅客之行李每人以二十公斤爲限免收運費(孩童十歲以下四歲以上)購買半票

均載以下乘票。

五、汽車駕駛室內除司機一人外至多再准附坐

二人不得擅行增加致礙駕駛。

六、旅客搭乘各項車輛應受監察處各該管所站之檢查并應遵守公路一切規章

七、旅客搭乘各項車輛時絕對禁止在車內或車輛附近吸煙點火

八、旅客如因過失損毀車輛或物品時應負賠償之責

九、旅客搭乘之車輛如中途發生障礙不能行駛或因疾病必須中途下車之旅客應由最近之管轄所該區車站司令或車站站長簽字證明

并由檢查所站長驗明蓋章後得憑原票附乘其他下次車輛車主應得之票款除改按旅客

附乘車輛對單外其身體標準仍依第八條之規定辦理之

十、附乘軍公商運貨汽車之旅客如已購得車票於車輛開駛前自願停止或行至中途未達目的地段下車者其票款不退還中途下車旅客之車票并應由司機負責收回繳交到車站

十一、軍公商運貨汽車押運危險及危險等人員對於附搭的乘客應妥為照料倘有乘搭過失傷害旅客身體或損毀旅客物品時除司機須受刑事制裁外車主並應連帶負責依照徵收該車二成客票之機關所定之汽車運事處理辦法賠償旅客之損失

十二、本辦法自公佈之日施行

九月

長篇
連載
生之歷程(4)

流
螢

六月十九日

正醒睡間，給一種過烈的樟腦和么嗎聲驚醒了，我一驚倦眼，翻才一看，原來一位老婦婆，手持竹篋，來勢凶凶的站在桌邊，責我不應當借宿在她正廳高桌上。這點，在她老人家看起來，自然是我錯了，我於是像幼年時代躲在老祖母之威嚴下一般不敢有一點反抗，連忙爬下桌子，低聲下氣的走出門去，在門外，我還可以清晰聽到屋內老婆婆在咆哮。

陣痛不堪的雙腳，強持着創痕已極的軀幹，慢慢的拖出城門又拐上公路，心裏很想去前站地點五里票巡查一番，祇因我腳跡落處血斑斑的痛不能堪，不得已，只好在叉路口坐下，等候軍部的開到。因為這叉路口是去龍泉來浦

城約必經路口。

大概九點餘光景，來九架敵機，爲了陣痛來不及走，同時敵機來勢也並不強——通常敵機行炸的預兆，是入城後總行散開低飛。所以，我亦就很鎮定的兀坐在原處，眼望着敵機列陣飛遠去。

機聲息後，兩個巡警很快的過來，神鳴着要捉我去警局，當然服裝掩飾不盡本來面目反威三勿像的我，敵機來時，兀坐路口，怎能不使巡警起了嫌疑？在這亂世裏，他們爲了職責所在，當然應該這樣做。而我呢，難道可以自他們申說「爲了陣痛不能逃嗎？」不！「我怕陣痛不怕炸死」的說法，根本就沒有理由。沒奈何，我只得聽他們的指揮，跟了他們走。——

生 之 歷 程

的兩邊罵我的，怒目視我的同胞很多，尤其是小孩們，投着細石打到我的臉上，背上……當我腳痛得無法進行時，警士的槍桿就會猛烈地在我的背上擊下來，這種苦痛，真正所謂「驅子吃黃連」了！

背後駛來一輛卡車，上前我們百來米突的距離，忽然間停了下來，車上跳下來的人，迎着我的面走來，意想不到的原來是胡太和李主任，我高興得熱淚縱橫了。

經過李主任和警士的再三申請和交涉，我給保了下來，搭上車子，同到了大軍。

更生後的再逢，我與胡太甚至對每一國有的人、物……自然格外的親切了！

胡太再三的向我表示着歉意，她說我爲了她冒險盡險辛了，我亦同樣的感激着她對我的真誠，在極度艱難中，她拋棄了自己的很多東西，而我的一切全都給帶走了，居然連一本書都沒有丟！

患難的朋友才是難能可貴的，真更有意義的朋友！

六月二十日

大連離城十五里路，是浦城到龍泉的第一個站，四周疏落有十餘個人家。車站上食物雖特別多。暫駐在那裏的蘇隊機關之眷屬頗衆，我們亦暫居在那裏。

當地的民衆，看去是相當刻苦的，我們的屋主是位儉樸的農夫，他對於我們非常客氣，居然將他兒子的新房讓給我們住，新繕精緻的廳吧，可惜得很。

午後，參謀長來，屋主亦來伴同談天，他能絮絮不絕談國家大事，可見，抗戰已經深入了民間。

軍醫主任來替我診治腳的潰爛，腫處存有玻璃等碎屑很多，他就施行手術取出，當時之痛苦，令我實無再受勇氣。

身心覺得很不舒適，老是想嘔，便早我就

去睡了，晚飯亦不想吃。

六月二十一日

勤的生活，在我已經成了習慣，對於這次的連日跋涉，在我本來可以無所謂辛勞，只因爲一路飲的山泉太多，和中暑及受濕太深，一旦休息，虛火下降後，大病自然發作了。

我是一個不慣於病的健康的人，怎能經受了病的磨折呢？

一個素來少病的人，他的小病往往積壓着，一經發出來的，現在病勢之迅速和險凶，原在意料中事。

熱度高得我神志昏沉，朦朧中，我給轎子抬到了浦城醫院裏。

午夜起，我開始嘔吐，澈夜到天亮，沒有停息過一刻鐘。

六月二十二日

不知道爲了什麼，我給抬出了醫院，移到尚書裏居住。

嘔吐繼續着沒有停止。我覺得我的口和眼都掀不開來，胸心悶而且脹得難堪。

口渴非常，很想飲水，可是飲了後，又立時吐出來，更加難過。

身上一點汗亦沒有，熱度到了攝氏表四十一度。

耳朵時時發着雷鳴，鼻塞好似在火燒；

迷夢中，我聽到胡太他們都來了，他們住在我同一屋子裏。

六月二十六日

連接着四天，我呻吟在極度病困中。

藥雖則苦，它能够診治更痛苦的疾病，所以，每次我無不一飲盡之，又靜靜的躺着，衷心的祈望藥力的快些生效，可是不過五分鐘，飲下的藥，定必直復奪口而出。這在我有什麼辦法？

國醫漸夜的替我注射各種藥物，醫了好幾

次，然而，沒有一絲效能，它僅僅是加重我的痛苦而已。

連接着兩度強心劑後，我的心，突然似中了火，燒得難忍，在衆手抑制下，我用盡了生平之力，撕碎衣襟，猛力的搓着我這抑鬱而悶塞得透不過氣的胸膛！

雷電交織着晝夜，大雨傾盆而下：「天老爺！您光下這同情之淚，又何濟於我？」

六月二十七日

宿雨新晴。房內單調的嘔吐，伴奏着窗外簌簌的滴答。

屋外怒濤澎湃，岸邊哭聲震天，不知何許人家，又遭逢了水的災劫！

在我失了說話機能和沒有了視覺以後，心裏反而很清楚了，我想起了很多人，一想到誰，誰就立刻站在我床前，我閉着眼睛可以欣慰的撫摸着我的多年不見了的朋友，至親……然而，同樣的，我亦看到了很多很多古怪的人物

，斷了頭的，沒有子的……我於是又感得不寒而慄了！

久而久之，我又回到神志迷惘中，昏昏沉沉！

六月二十九日

昏迷中，接過了兩晝夜，我已經沒有了呻吟，也沒有了痛苦。

昏沉中，遍體給針刺了幾十次，却沒有一絲難受。

微微的覺得，我會經喝過幾大碗不苦的藥漿，而且，並沒有嘔吐。

重症的棉被壓得我轉不過身來，不過一點不覺得熱的難當。

六月三十日

今天，算是已經熬過了最危險的時期，積汗濕透了我的棉被，身心好似爽暢了一些，亦停止了嘔吐！

我覺得熱得難當，口渴渴得難受，幾次想

身，都給他們制住我仍然躺下。

針發，再度起落到我皮肉時，我給刺痛得
寒戰起來，黃汗混合着紫血，濕透了衣襟。

七月一日

清晨，醫生來給我最後一次的針發，臨去
時再三囑咐我切勿用甜酸品。在這三數天
內，准用鹽紅菜湯心，飯務必過三天後才能
吃。

他非常道地，走出了門口，又返來說：「
勿加受冷，亦勿過熱，應當儘可能行動。」

他還有大醫師的架子，純粹是鄉民的本色
醫膏膏滿裝草藥的麻袋，夾着大雨傘，拖着旱
烟筒……

七月二日

多天不洗臉了，洗盥畢，顧影自憐，潸然
淚下。

我們的居所，是一座靠山的桃園，園是當
地的保長，從他的言行裏，可以斷定他是個國

家觀念極深的國民，只可惜他讀書太少，在他
工作本能上毫不淺。

園主婦及胡太，伴我攜着手杖，去桃園巡
視一番。

早桃菓子將熟，晚桃花兒正濃，紅桃綠葉
，襯託着骨瘦如柴的我，真所謂「猴面桃花」
也！

七月三日

我的病，真是古怪，來得厲害，好轉又快
。今天精神比昨天尤好。

和園主侃侃談中，我知道了當地人民是
惡飲山泉的，尤其是未經煮沸的，絕對沒有誰
敢飲。由於水土的突異，外省人到這裏，因為
水土不服，而患瘧疾的就特別多。

福建當地除了一種少冷多炎的惡性瘧疾外
，尚有一種流行性的痧症，痧症中最嚴重的是
一種名羊毛痧，如果客居此地的外省人，一患
此病，十至八九一週即死，因為他不知道這病

濟重要性，亦不相信這種病是應當請土郎中診的才會好的。

我這次所患的，就是羊毛痧，替我診愈的是國主的好朋友，所謂當地聞名的痧針聖手，除開我一向渺視着的土郎中。他的方法，很簡單，用一根針，在我遍體截後，再用生薑遍擦全身就是了，他的藥，都是山間的野草，其味亦不很苦。是藥舖裏所沒有的。

記得兒時，病在我非但不痛苦，而且可以學受到兄弟姊妹所沒有的例外福份，我於是時常怨恨我太少生病，然而，經歷了這次病困，我才知道了病的真正痛苦，從此我非但不敢小觀土郎中，反而驚奇着他的仁術之玄妙，此後，我非但不敢再妄祈生病，而且一提起病，就使我寒而不慄了！

七月四日

午後，水退數尺，我就同胡太擺舟再去城邊。船泛濫着扁舟，形勢相當吃驚我就連連哼出了青年進行曲中的歌詞：「中國却像暴風

雨中的破船，我們要認識，今日的威脅同一異力量，爭取，爭取最後的勝利……。」

浦城我曾經到過，不過今年之和法談，已經大異小同，幾條熱鬧的大街，早成敵機下的犧牲品，變為片片瓦礫了，斷牆塌壁，襯託着遍地哀鴻，真是滿目淒涼！

側巷的屋宇幸仍林立着，道邊舊貨攤整齊的排列着，攤主大都是新遭敵劫的流難者，我們可以取很低的代價買到極名貴的東西，羊毛衫在那裏只有五十元一件，還有真絲襪、皮鞋、綢衣料……古懂、留聲機……

我們回到桃園，剛好下午四點鐘，國主正和甲長開着會，因為當地救濟委員會，公函各保甲長負責統計遭炸遇災之戶口，以便查清後分發救濟，我覺得，這倒是件極妥善的辦法。晚飯後，參謀長來電通知我們明晚四時搭車去水吉，該縣距浦城百餘里。

七月五日

五點鐘，我們向浦城，舉手行再見禮。

車身向着水吉前進，公路蜿蜒在山間，宛如山腰裏盤纏着的巨蛇。一路風景極勝！

正午車子忽然拋錨，經過了二小時的修理

才繼續前進。

將到臨江時，必須經過一道極危險的洋橋，爲謀安全計，車上的人一起下車來步行，過橋里來路，就是臨江，我們借宿在當地唯一的中學教師陳老先生府中，他有一個求學協和大學的女兒。

陳小姐和我談得很投契，她伴我同逛街道，飯上炒子不多，菜市倒很熱鬧，各樣食品盡有，冰菓如花紅、萍藕尤多，雖則時已傍晚，生意倒極興隆。

晚上，我就睡在陳小姐房中，兩人談到洋橋的危險不禁有一種反應，「交通在這時所佔地位之重要，有這樣一條時時覆車的險橋，建築當局難道不知，還是裝聾作啞，公路建設，究竟是誰的責任？」

七月六日

在陳老先生合府歡送下，我們依依的離開了臨江。遙遠裏，我還看見陳小姐在向我揮着白紗巾。

一路去都是平坦的路程。

經過十外里路，到了一個小小的山嶺，我們大家誰都不在意，想不到車子還沒有爬到嶺

上，突然倒退了下來，很快的全覆沒到山麓！我給掀拋到幾十米外的水溝裏，機油箱套住我的頭，油由頭頂一直淋到腳上，跌得我頭暈顛倒。

胡太和輝，居然無恙，他們將我從水溝裏拖出，拿掉油箱，洗淨了面，朝他們一看，不禁使我笑了出來，原來他們是給傾跌在溝裏，滿身泥巴！

覆車後，來了個晴天霹靂，傾盆大雨，兩小時之久，路邊什麼亦沒有，我淋着大雨，讓它沖護我身上的油漬。

這裏沒有郵莊，我們只得攔住車輛，商通借搭重返臨江。

陳老先生特意殺雞優待我們，我們居然似遠道女兒回娘家。

臨睡前，陳老太太，用屠藥酒替我擦擦週身，她說我經了傾跌，又逢雨淋，非用藥酒去濕，是會發生大病的。我對於她們待我之濃厚，生出了一種莫名的感激。

在燈光搖曳下，我和陳小姐盤膝坐在床上，絮絮的談着，笑着……直到三更，始一各就寢！

全國公路票價里程表

西南公路	里程	票價
重慶——貴陽	468	878.40
重慶——金城江	929	1672.20
貴陽——金城江	441	793.80
貴陽——獨山	230	414.00
貴陽——曲靖	502	903.60
貴陽——沅陵	628	1130.40
重慶——南川	170	306.00
西北公路		
漢元——寶雞	438	412.00
漢元——蘭州	940	846.00
西安——平涼	308	277.20
西安——蘭州	719	647.10
漢中——白河	533	479.70
平涼——南夏	431	414.90
蘭州——西甯	234	210.60
蘭州——玉門	881	792.90
四川省公路		
重慶——成都	459	890.00
重慶——廣元	808	1773.20
重慶——北碚	80	176.00
成都——樂山	162	356.40
成都——峨嵋	151	332.20
成都——雅安	152	334.20
成都——灌縣	54	116.80

全國主要公路里程票價表

成都——廣元	355	781.00
內江——瀘州	102	224.40
貴州省公路		
貴陽——畢節	242	435.60
貴陽——花溪	19	34.20
貴陽——惠水	55	99.00
貴陽——三合	245	441.00
貴陽——興仁	334	601.20
貴陽——安龍	392	705.60
廣西省公路		
桂林——陽朔	64	115.20
桂林——平樂	138	248.40
桂林——蒙山	145	261.00
柳州——長安	118	207.00
柳州——玉林	341	613.80
玉林——貴縣	88	154.80
玉林——容縣	57	102.60
玉林——北流	29	52.20
柳州——南甯	260	468.00
湖南省公路		
衡陽——邵陽	133	244.80
實慶——洞口	108	194.40
洞口——檢樹灣	151	271.80
衡陽——沅陵	531	955.80
耒陽——界化隘	176	315.80
耒陽——泰和	312	561.60
耒陽——建陽	387	706.60

全國主要公路里程票價表

江西省公路

泰和—界化隴	138	285.60
泰和—贛縣	165	346.50
泰和—甯都	192	403.20
泰和—蘇溪	25	52.50
甯都—廣昌	62	186.00
贛縣—甯都	161	338.10
贛縣—瑞金	145	304.50
贛縣—曲江	230	483.00
瑞金—筠門嶺	101	212.10
贛縣—龍南	155	325.50

湘桂路訂新法

保護鐵路

湘桂路局爲求行車安全計，決實行全路鄉保聯防制，鐵路沿線由屬地鄉保長負責保護，如每十日內該段鐵路之電線鐵軌螺絲釘及其他材料未被破壞或偷竊，由路局給予每十公里百元之獎金，否則除發獎金外，并予嚴辦，凡路線經過各鄉之保長在此辦法實施後，乘坐火車路方予以免票優待。

湘桂鐵路各大站三等票價表

衡陽	衡陽																						
洪橋	25.00	洪橋																					
黎家坪	39.00	13.00	黎家坪																				
冷水灘	57.00	53.00	18.00	冷水灘																			
東安	75.00	51.00	7.00	19.00	東安																		
興安	119.00	63.00	82.00	64.00	6.00	興安																	
桂林	145.00	21.00	107.00	80.00	72.00	26.00	桂林																
永福	161.00	138.00	123.00	138.00	90.00	45.00	19.00	永福															
黃冕	180.00	158.00	141.00	128.00	110.00	66.00	40.00	22.00	黃冕														
麗寨	190.00	168.00	155.00	138.00	121.00	77.00	54.00	13.00	12.00	麗寨													
維容	193.00	174.00	161.00	145.00	128.00	85.00	59.00	40.00	20.00	8.00	維容												
柳江	209.00	183.00	173.00	160.00	140.00	99.00	72.00	54.00	33.00	21.00	14.00	柳江											
大灣	250.00	217.00	193.00	183.00	169.00	119.00	101.00	76.00	56.00	47.00	41.00	29.00	大灣										

徵稿簡約

- 一、本刊宗旨在報導旅行情況各地風光及一切有益旅行資料
- 二、本刊各欄歡迎投稿文體不拘
- 三、賜稿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特佳者不在此限
- 四、來稿請載與否不能預覆原稿亦不退還惟事先聲明及附回件掛號郵資者例外
- 五、稿末請註明現在及永久通訊地址並加蓋印章
- 六、稿酬每千字自五十元至七十元
- 七、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誌所有若本誌尚未刊載而他處已先行發表者即不致酬
- 八、來稿請寄桂林中北路趾祥巷三號中國旅行社出版科收

旅行便覽半月刊

第四期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旅行社
桂林中北路

發行者 中國旅行社
桂林中北路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桂林中北路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

及各大書店

印刷者 青年印刷所

桂林交通路二十四號

本期每冊零售七元

廣西郵政特准掛號執照第一四五二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八七二號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證字第二六〇號

中國旅行社

代諸君解決旅行上一切問題

- 承辦貨物運輸
- 發行旅行叢書
- 選派嚮導伴遊
- 代定旅館房間
- 運送行李搬場
- 辦理遊覽事業
- 代辦團體旅行
- 計劃行程旅費
- 辦理出洋護照
- 經售飛機客票
- 代定臥鋪艙位
- 經售車票船票

分支社所在地

重慶 成都 宜賓 廣元 貴陽 獨山 柳州 衡陽 湘潭 寶雞
 重慶 華西 樂山 瀘縣 昆明 金城 鬱林 曲江 長沙 西安
 重慶 華西 樂山 瀘縣 昆明 金城 鬱林 曲江 長沙 西安